三十二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兵馬副指揮楊公墓志銘

楊公名守恒字道貞其先周伯僑苗裔姬姓而後爲楊居陝西安定世以文學起家王父賈淮海遂家江都以籍自占父裕州公某母党孺人裕州公先娶於某生兩子而後党以嘉靖壬子某月二十有一日生公髫齔勵精於學博涉多該覽弱冠屬文以昌黎眉山爲宗父好客客至命酒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並作獨閉戶如不聞雞鳴客散誦聲猶琅琅也尋入太學太學師閱其文奇

之游揚諸縉紳學士間名震臼下會父瘠扶持不離左右不間晨夕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求醫占卜禱於神以身代卒不起擗踊哀號食大攝血泗而骨立兩兄析箸室內資財田宅事業奴僮受其下者所入不足支費既倦游而學亦不竟矣惟一意養母睞爽起納屨行屏氣語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問所欲而敬進之帥諸子女效弄雜舞綵之歡而時以歌舞間之母爲甘食寢也母病數日不知人飲泣以侍延醫禱神如父時醫善針者幸有之已而能言已而能行已而盡痊蓋身與母俱病者再閱月人以爲孝感云先是銓部以兵馬指揮在蕃轂下與古司隸等輕授嘗試於聽望不足公以太學生久資高第除念其母不忍行而伯子法言長復入太學母曰是可代兒膝下兒其往謁選人公敬諾忽得末疾恐貽母憂强起示無恙而召法言歸則疾惟幾矣啜泣而告母兒不得終子職含恨九泉母無以不肖子爲念良食自愛又執伯子手詔之曰楊之先世如爾祖爾伯考皆以經術起家自我始替孺子所習聞也數數目視母而後瞑是爲萬曆丁酉四月二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六生平理尚栖約衣食等於寒士其振人之難

傾筐倒篋不靳好岐黃家言每夏秋爲藥施病者所活無算路逢鬬鬩乞貸無論識不識必劑媾而周給之雖羈賤無傲容客常滿坐命酒談謔達旦不寐卽洪醉不失儀風度凝遠無機心機事族衆有違言公居間輒解無賴子或挑釁致遭家難地忍之交歡如故三世同居有鬻其室者幷鬻公室不愠也與元配曹孺人有冀缺之敬曹卒女奴數十人姿首非常公一無所幸遣嫁如女督諸子嚴往往繩以夏楚曹生子一卽法言娶光祿署丞史秉彝女有女爲鎭遠侯勳衛顧大猷婦繼室盛孺人生子二一至言娶大學生蕭九齡女聖言諸生娶與化大學士李文定公子茂某女女三適中書舍人喬士濬子諸生可垣適兵馬指揮高鳴禋子世封一尚幼孫男八人孫女八人三子鼎立大猷玉潤與水鏡齊名矣萬曆戊戌某月某日啟曹孺人城北鳳皇橋之竁楚公而三子介紹顧君乞余志銘銘曰將父不究經生業將母不領司城牒培爾本根及枝葉五服千指情好協施於國人蘇萎芬德無有心心無睫其實儒行其名俠我惻誰爲食幷潠白駒過隙抑何驟三珠樹芬三秀曄小侯快婿是贊攝徽史銘之封馬鬣令聞長世垂簡策

鴻臚署丞韓公墓志銘

余官河西仲弟方謫晉臬幕其年晉士大比學使屬仲甲乙之而最愛絳人韓生雲緘其文視余已余移晉雲上謁與之坐而問焉喜過所聞已奉檄修晉志郡大夫以雲應聘而遽遭其父喪則手狀父行事以志墓請余方討論晉人物而傳之如雲父者墓何可無志也公名傑字漢卿蓋晉大夫厥裔占籍絳自延齡始後有爲泗州守英大司空重而韓始貴惟公父以上三世家貧落魄生數歲母挫鍼治緝夜闌刺繡以易粟爲淖糜食之髫髽受書塾師迁久廢而嘆曰結童入學白首空歸者何限大丈夫誠知略絶人患無身耳假貸三鈐行賈輒心開有意知達變復當先吐決舉無過事梁長公范者奇之令之計研也若翁方賈維揚盍速往長公於其父數本業之恐穴豫奪常故以委公居頃之走雲間所市比筒黃潤會有天幸踊騰貴贏得過當而有誣同火高實殺人獄吏責如章强榜服之公與長公行錢爲解對乃置長公久著好義名公載其半矣以故里中賢豪稍稍近就之中家子弟趨爲保役其下輩以情相歸願克哀憐之交門常致千里客而長公弟次公菹感於心合於行相然信以死以數千金聽公候時轉物不復問迺大治舍召染人設色必以法故莫不質良而又與諸賈

人昭大神要言焉精麤麤中數淳制中量其或飾行儥慝
鬻邪豫賈干市禁違質劑衣服視瞻不物者有如此盟
衆守而勿失行之暮年齊魯趙魏間習其故舟車負販
所至交口稱韓公信義爲號而少年或
以口舌爭人之好利誰不如我詎以贋名而棄厚實無
庸將自敗也彼竊吾名吾乃益貴又何尤焉吾安吾常
自有能辯之者衆大愧服他賈市鐶於吳者百相背也
百相欺也公召與約別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物揭而書之爲三等名相近者相違也實相近者相
爾也匹婦監子莫之或欺金閶雲間歷日懸長顙若畫
一焉學士大夫聞而異之夫勝其家伯休伯休不二
賈知名女子止其身耳使人人爲伯休不亦難乎公事
父母色養無違體小不康禱神自代求醫翼全憔悴消
形在吳承父計疾奔累繭連胝未嘗一日辱寢擗號不
絕聲逆旅人不堪其悲走而避之櫪馬聞哭爲輟芻秣
攀柩車而呼暴引輴者爲之上也母卒亦如是見遺像
遺物增欷歔嗢流涕狠戾不可止泗州公宅子孫惰於
掃除榱棟傾剝厚畀其直以定於一而更新之京兆公
祀鄉賢矣建不遷之廟於家而後室祀本支昭穆歲時

率宗人鬻亨徹而燕私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坊表營兆
繕治斧藻無慮所用千金以往女弟失母爲擇對而盛
奩具室之從父瞽者貧者從母寡者衣食之病則身隱
親經絡療治之没則棺斂之葬之占護其妻子老而鰥
者以其居居之義宅義冢與衆共之爲常子弟善賈者
畀母錢而令子之儒無以奉都養者以粟賦之親於不
善尤無狀者督教而曲貰之母黨石朝臣寄食門下耻
再乞往告邑子不得搏胷自分死而黍肉餉者造門矣
婦翁產垂罄檢括以賈五年而三倍反之支親外屬百
許家迄公之世得温給焉青浦令卓鈿廉吏也於公無

素死不得歸首賻之鄉進士陳紹吉客死公與張郡伯
梁長公爲義社字其孥嘗攜養施氏子爲子而公幼子
殤得耗酸楚不成寐忽聞養子咿嚘啼其母公蹙額曰
以吾思吾殤子彼父母不思失子乎亟命僕檢其裝俱
還之金陵許行鬻子償責公代爲償處之廝舍行亾走
人笑公愚公語之曰君子之富也假人不德不責謝一
廉漁於海賊捕掾坐以私鹽殺官兵持之寖急徒侶懼
染逮竄匿公謀諸趙桓必爾能生一廉趙任俠心傾公
爲詣監司辯數遂釋上嘗黨人遺金公拾而告行道之人
轉相傳語金主來詰其裝合歸之割半以謝揮之九頓

首而去不問姓名吳大疫上赤章請命於帝難祭酒者皆曰韓公無隱情必無愧辭公迎期先到俯伏待事焚香祝曰傑實有罪不惜一死以活萬人衆壯之疫良已青浦大浸稽天以金助令拯溺隣屠牛牛奔公所跽若有愬者遽贖之歲恒以春秋隨鴻雁南北所見困尼疾苦差次受施居停主人或半面識一日雅要遮於路側行敝膝擁彗先駈公屢加恩接不倦絳學之新也捐金者籍記之首公遜不敢居野夫隸名足矣於鄉建蘭若及漢壽亭侯祠於青浦成黃渡輿梁隱其事無知者澤州天井關吏稽故行旅州大夫吳君伯子之孚也公往來不詣第寄聲誠去關吏匪直一人飽德守從之關人踊躍相慶修郡乘者伯子與焉黃博士特書公行誼公謂伯子恐人議以若故曲筆州大夫顏公之門曰高賢又以詔賜爵一級謝而度之非羞薄詔除性不耐耳西吳蔡伯達爲布衣交既登進士以禮部儒士檄下有司具冠帶禮公終不受生伯子而器之曰吾無分可采南方之學得其英華兒盍往游攜之雲間師事董玄宰何宗元諸先生公亦與其名宿相結日聞無不聞每談便足參微言晚卜居稷山大莊人與人相疇廬落整頓將佚老焉而仲子霖知鄉學再攜之雲間已伯子至公悅

古人負笈求師不憂道阻所謂筆札良田也皆以金孝
廉元發爲師而友高才生益博貫六秖百家兄弟各一
舍若二陸東西頭公時間步來聽書聲擊節快心仍耳
提之吾聞高蔡富殖郡人畏事而夏馥比門不通吾羞
之孺子勗哉所著貨殖管見大較與白圭范蠡相出入
齋用日饒而蔬食菜羹柴車草屏單席縕袍終身無格
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風雨手張蓋不煩蒼頭雖嚴寒
饋以貂鼲冠不御伯子好古購前代遺器法書名畫不
回盼吾令若游三吳豈是之以乎將遣師東林顧先生
而伯子以迫試還絳貽書言吳俗放越軌奢敗制物極
不祥水災特甚宜用鏡戒吾徒手賈累富好行其德以
陰隲爾三世編戶聲榮無暉於門閥若繩祖武毋媿媽
名勢而弱幽仄毋忸忕小利而忘遠圖身今少惡須霖
學差增於往歸來耳亡何病眩瞀仆地趣駕而行每晨
起不廢櫛沐抵黃石嶺顧左右何物二青衣折簡召我
我其逝矣梁公吾死友欲置酒高會上一卮爲壽汾無
橋病涉欲治橋恨兩事未竟抵陽城劉村置頓飭已正
襟坐而瞑卒之夜子壻夢公隨喜金陵僊刹中梁長公
發其槨塵塵蓋所入什九在外也計至絳人拒不信非
天道樞至無賢愚貴賤長少駭曰韓公定死矣垂涕泣

而道者罷市哭者義服哀臨者相屬伯子之友解學詩
曰人品不宜至盡韓公盡矣安得復老壽信哉公生嘉
靖丁巳九月六日卒萬曆戊申十月六日年五十有一伯子負才名
逢掖貴於二千石而傷其父無半通青綸之命私以既
稟之積輸官爲公授典客未及拜配馮孺人居士朝卿
女公遠游不慮家仰其内助爲多子三伯卽雲諸生娶
王子侯俊楳女仲霖聘陳氏民部孫所具女叔霞聘梁
卽次公子衛幕肇宋女二許國俊劉九重其婿也孫
二長受民聘諸生馬永泰女次受知未聘孫女二長字
孫太僕寺丞思承孫從龍一幼以某年月日窆城西之
故阡銘曰郭林宗云段干木者晉國大駔卒爲名賢君
式其廬踰垣長往人亦何常有貴於已立德靡爽爲富
不仁富仁附焉斯言也岡猗與韓公高貲賈人内潤外
朗既篤天倫推恩錫類勿幕井養自晉殂吳薦紳學士
遞相鑒賞身隱名彰有子顯親青雲直上家邦必聞察
彼衆好辭無虛獎言銘其墓閱千百年風流可想

典客楊公墓志銘

舅氏故侍御贈光祿卿王公二女長者稱孺人是爲典
客楊公元配少者贈淑人是爲余室王公以忠清著嘉

諾王公善之數過從公每侍側瞻矚不凡嘆曰此藍田玉也遂以孺人字公九歲而石渠翁没哀毀若成人王公延之家塾與介弟儀部公家子塾江公及諸子姓十許人同學皆才儁士邑人目爲烏衣之遊公雅不好弄正襟匡坐申其佔畢雞三號小假寐即興矣尋爲邑諸生十有八歲孺人來歸而母胡孺人病胡孺人者家累世名貴人舉二女適茂才陳公楫侍御孫公鳴治晚甫舉公公終鮮兄弟甫婚而母没既不勝哀又拮据家政時有外侮以故不遑竟博士之業而游太學太學諸生重其方格推事之即薦紳先生折行輩內交久之爲典

客時余方謁選人公在太學資深可即拜會念其庶母李老請急歸余以叅知河南相從行當六月日行三百里至襄城置酒首山爲別公泫然泣下沾襟吾長君財五歲所頃者觸熱併道體用怯劣即他日奔走鞅掌安能勝乎吾誠敝蹝一官如身後何余亦爲之泣蓋公數舉子不育故云孺人數爲公置側室有子矣數月而生子者死不一歲而子復夭公不任憂邑孺人朝莫諷公盍遠游以自廣於是辦裝如京師就除曹掾以後期難之索重賄語侵公公艴然是豈奇貨我耶安能爲五斗折腰事小人棄而歸至大梁境疾作遂卒家人不忍斂

輿以還殆二旬矣面如生沐浴更衣四肢若兕羅綿觀者大異之歲甲午三月余舉兒名之甲午五月君舉女因墊江公請婚公遽許之其卒也遺命以兄季子日泰爲後而眷眷余兒特甚孺人深悲公客死慟不欲生緩公葬以待余兒昏猶及酹酒總帷前也不幸余兒復夭孺人益大慟病亟而趣葬公以萬曆三十年十月十有九日窆石符牛臥山之陽先世丘墓咸在焉從公所自卜也公少孤特立獨行義不苟容里黨無惡聲相加省中之樹秘而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可謂慎矣同輩若後進皆嚴重公公察余不欺事每咨決有生死之託愧余無能副也其事庶母李與因母等而孺人母亦李姓無子曰莫上食如家人禮二十年無間孺人母卒公執喪若母而李媪亦哭公哀繼公卒公名烈字希承以石渠翁之蚤世也號慕渠以志思三女伯適郡丞董公良卿子儒士玫仲適指揮僉事鄧崇善季卽宇余兒者日泰邑諸生娶田茂才燦女有子二人于王聘劉茂才棫女于世未聘石渠翁故嘗以日泰父爲子晚得公而寢公嘗以日泰爲子而謂公春秋未艾稍須之乃今日泰祖石渠翁禰公矣天非人不因信然哉公生嘉靖癸卯其月其日卒萬曆戊戌正月十有五日年五十有六

何違有云卿得我一妄語謝卿一縑余齔髽與公游垂五十年覓公過了不可得即邑婦孺語及公無不曰君子而年位不逮中人彼蒼者天不可問矣日泰屬余志公余悲不知所置詞麤麤具大致而已銘曰貴非在爵無辱即榮壽非在年不朽則生楊公令德豹我一鄉況也踰艾爲京朝郎梁邸屬纊而正丘首族葬匪他有親可久式穀似之何必離裏烝嘗靡忒從以孫子

同知安吉州事蕭公墓志銘

余陳臬武林繼同安洪懋純左丞之後而猶子今左丞爾介方爲督學使僚義倍敦數言其從父水部懋文與江都蕭公布衣素交閩楚相距三千里而近申之以婚姻其高誼如此越十餘年余客維揚蕭公甫捐館舍二子伯良宜生負儁聲與余締忘年之契水部將其子親迎而伯良兄弟狀公行實請志墓余疇昔所服慕者焉得辭公名成芝字紫芝別號起元上世浙常山人祖乙徙江都瓜州鎮占數處焉四世居積温厚至桐岡公鸞神高貲富人生養貞公周縱使游學通覽記書自郡諸生升太學雅遊多爲人所稱則公父也公敏悟兼人詞辯注射四坐爲屈好倜儻大節不屑細務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養貞公愛其似已弱冠爲諸生時執政功令嚴

江都文獻名邑錄諸生才六人而公以令所拔第一人見牧才可知已博士索贄奢不饜其欲公奮曰此賄也非禮也賄私門孰與輸公家因以例入南太學而睕顏質卿以理學名臨川湯義仍以文章名折節交公居師友間顧數不得志於京兆試養貞公慰藉之吾始者妄意一第力不與命衡偃蹇迄今曾不得爲縣官建尺寸功若無更似我於是公謁選人當拜藩司從事銓曹以力任劇改授宛平丞待除公美鬚髯玉色揚休而厚性寬中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愛士好賓客燕會問遺無虛日四方至者如歸其家所施舍存濟三黨之外百里之內不可勝數又博覽多聞喜右軍大令書臨模不替寒暑旁及繪事崇蘭修竹宛然天趣以是薦紳先生通人韻士爭求識公面而太史李長卿比部謝曰可鋟中散輩文酒訓往較稠人最深居頃之父卒扶服奔還幾不勝喪母趙孺人飲泣而語之若獨子置未亾人何地乃始日啜粥杖而後起必誠必信以襄大事比如京師溫陵相故與公善公初至一見不復綢繆人謂溫陵食一肉脫粟如平津而公賢於平津故人仰衣食者遠矣宛平課石炭其穴善崩以虛名收責孱民恐閎匿流散四方不則坐待斃耳公以裴齋千金代償都人誦義惠焉

故事國有大工作司空下縣募人出財用率優饒豪右
侵克羸弱强折賤價十分雇一又苦中涓侵牟過半而
三殿兩宮薦災司空徵發如雨公攝尹案比戶口不得
影頼痛懲諸擢直者厚與錢傭單赤安堵相慶民有與
鄰積不相能而故殺醉人過其門者當以大辟公廉問
理出號稱神明平亭他疑獄引正定議展意無所依違
而微露風迹上官仄目擢同知安吉州始至歲饑調家
穀廩之國無捐瘠無何奉使上都而公嗜茗飲舟載惠
山泉以從州人語曰古廉吏有飲一杯水者或以一杯
水餞蕭公飲其家水將安所克贈乎抵武林忽病上書

乞罷諸臺亟留之不得太史李長卿問疾視含殮長卿
公所善久要不忍人兩賢之而有市兒窘欲雉經賴公
卵翼成項領矣公死而不哀乃藉其子此何難焉夫物
不謝生於天地容有憾而彌見其大也公生嘉靖丁巳
五月二十有八日卒萬歷己酉六月十有三日年五十
有三配殷孺人生丈夫子二人長孔譽即伯良郡諸生
娶錢其女次孔宜即宜生娶從事李某女文定公從孫
也女三人一歸卞元本州倅某子一歸王廷英光祿丞
某子一歸洪起揚即水部子孔譽子曰震女曰異葬公
某所瓜洲當萬家邑大宅彌望揚子雲所云圈鹿欄羊

書安得妄載比比然也儒雅風流惟公父子方十年而胥失之入其[illegible]其閭衣冠黯然無色伯良兄弟不墮門風而產則減矣余于公有趙文子九京之思焉志而系之銘曰爲義士爲秀士爲通方士士如是足矣爲廉吏爲健吏爲無害吏吏何必高位三有一焉聲施無窮兼而兩之猗與蕭公

江山丞徐公墓志銘

竟陵徐茂才厚積徒跣而過不佞持其父江山公狀泣而言曰天祝不穀奪家大人之速也大人行不標跡言不華聲進不卑小退不詭俗而無能忘身後名是在吾子不佞從先方伯公雅遊茂才父子間垂四十年矣且仲弟某受室焉寧渠以不文解按狀公諱唐字叔虞先世鳳陽徙竟陵竟陵水四週而夢野臺歸然其中勝國時有道珦者卜居焉人稱夢野臺徐氏道珦子信夫信夫子道知道知子爵號宜庵公爵子行號東川公東川公三子公其季也道珦世受畊而宜庵公始用儒顯爲易甚精受徒著錄至數十百人久之以貢授宜興丞卒官既得子晚不欲以誦讀苦之而東川公蚤孤學竟廢然特有心計治產居積與時逐贏得過當有第三區腴田萬畝以貽其子僮手指千木器髹者千枚豪里中矣

公少開率辯悟不爲流俗之事父恒撫其頂曰夫峩弁而拜我堂下者必此子也遣就外傅所受書涉獵大較叩之毋能難者十四遭母喪晝夜噭然哭不絕聲目爲眊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員雅善屬文而眊彌滋甚父尉令罷業公亦自憤丈夫泥蟠天飛耳柰何濡首古人糟粕以取功名謝之入粟爲太學生無何父卒歸公家故饒而其入太學也當陪京陪京習江左佳麗四方游閒公子爲富貴容公見而好之而是時目復亾恙則愈自喜天假予既首之視不樂何爲日結少年狎遊損橐中裝殆盡歸益治齋室亭榭文榱華梁綉栭鏤檻蓄古今

石刻彝鼎罍洗書畫諸翫具甚夥圃中購太湖錦川之石奇花異卉日南蒼梧萬里之種手封溉攘剔玅得其候客至毋問風雨蚤莫亨肥擊鮮觥籌交錯商移徵易絲倦肉奏通日夕無間也所御冠幘衫履杯案屏几酒醑胃脯之屬大都作吳會人狀邑後進爭趨之性任俠感槩客有緩急謁公或力所不辦者必旁宛爲濟之客口進費不足爲斥督亢田給之而產漸落顧其爲德不已折券棄責衡施舍遂爲無訾省客謂公曷小減公笑曰太史公傳游俠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廉潔退讓有足稱者豈必財富哉卒如初里居終二星而後

有江山除服食器用悉載舟以從纖毫亡取於官江山
衢屬邑衢守零陵陳公淵邑令宜賓陳公良棟黃岡易
公攸之俱負知人鑑一見公異之嘗試公饗事事輒辦
兩造梦而前呶公把一二二宿猾摘其窾詰問立服四封
競質成焉所上爰書獄吏視驚曰廷尉牘弗如也三公
大喜更相推轂而使督五邑漕江淮長賦者奉千金私
面公公叱之若皮相乃公貲郎耶乃公七尺軀不貲亟
去毋汙我旁郡倅某子甲司總部多受賕賂公饋不過
算器食倅大失望搆飛語中公而司徒王公好問程公
嗣功部使者林公應訓察廉下檄旌勞抵倅法公政聲
大起秩滿課最薦剡行及之矣會元夕讌易公署中被
酒忽蹶踝八月寖劇乞長休告監司郡國守相割俸稍
資其行江山人聞公病家爲禳祓比行遮道留睨公囊
無長物無不咨嗟霣涕也公寬平多通所推避毋論豪
長牛童馬走忻忻如也唯恐失之酒間搔頭弄姿爲曼
聲長歌座無公不歡遇不可必達其志抵掌談說古今
雜以謔浪機鋒四出素稱給者莫得支吾焉以意爲師
厭一切拘檢而內行淳至不踰閑東川公劬思無已時
因以對川自號每哀端觸爲嗚咽廢箸也事兩兄白首
耦俱無猜一味之甘剖而共之邑宰滇周公署其楣曰

友愛公生以辛卯五月十有五日卒以壬午八月四日
春秋五十有二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墓在吳
家嶺疾革而後事缺不具茂才不勝憂公召語之曰監
子不聞禮耶喪不如速貧死不如速朽而翁是矣弟極
爲請木牧之東川公初娶於張繼娶於蕭張生伯兄介
泉公廉仲兄少南公方皆太學生蕭寔生公伯極所受
室者也公元配程通州知州東盤公女有婦德媵周處
士錦女先公卒程有子曰求善卽茂才厚積其字婦魏
邑庠生棠女生女一聘邑庠生熊一柱子某公故爲茂才
置助篧者游頊甫舉子茂才慟公不及見也周有子曰

求普婦程知州公仲子庠生宗朴女三家與公世婚姻
基竟陵多素封云生不辨方數漿酒霍肉窮極倦欲以
死葬盛偶車馬大召緇黃食之止矣甚者家毀於奢詳
爲富厚招搖市過之責進者以目攝也茂才父子胡不
其然初茂才得父耗裹糧十日而三千里扶侍以還奔
走醫藥如狂上書學使者自免得一意將父死無所恨
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善哉丞之子似穀也丞
可銘矣銘曰氓之蚩蚩大冠若箕以驍其里兒官無不
鷹賄如賈三倍曰廉將焉待有美晳而揚且雅雅魚魚
君子者與富而好施施乃損其貲其甘如飴誰謂仕爲

貧貧有益無因君不聞廉吏之子披褐而負薪學廩於目仕廩於足哀人之無祿君不見故義興終爲丞子孫奕奕繩繩狀有子銘有史於戲江山公沒可矣

藤縣丞王公墓志銘

方今宿儒大老無若邑太僕王先生先生才什伯人未強仕免官爲東山臥者五十年天下高其致而膾炙其文而不知伯子藤縣公寔能成之也公名宗予字時行別號對泉以先生號少泉云母曰潘宜人始生瞻視不凡識者奇之先生舉進士讀中秘書置公膝上口授輒成誦先生忤時宰出令永新公從嚮學日勤年十五爲

邑諸生以善屬文稱十七從先生觀察河南會世廟南狩所司供億一切用軍興法先生應之如流公時旁出片語佐筴皆中窾款而上次衛輝官人置燭葦柱而寢火作有司蒙辑無所施先生與諸在事者俱逮繫金吾獄公聞亟往赴難於時中貴人交錯於道遇騎者榜掠奪之公屏騎匍匐寧淖中足爲重繭如此者累十日夜抵承天見先生而哀可知也公虞禍不測密草疏請代而有詔杖先生行在所罷歸先生創甚公撫摩申旦不寐父子涕洟呻吟如相和然中貴人來觀者嘖嘖孺子而能若是小間復蹴蹯

走懷慶迎潘宜人先生謂公吾以舉子業博一官幾爲
道傍烏鳶肉兒今業已柴毀即治舉子業何爲公乃以
例入太學而先生家徒四壁立讀書談道不輟四方贄
羔雁而丐詩若文者屨滿戶外公稍斥其餘治園亭別
墅善取態攬勝以奉先生遊先生遊無不與客俱客或
數十人駒維縶而秣芻者或連數十朝夕公共張一無
殺而先生每文成必公脫草公雅善臨池以此並重不
啻貴洛陽紙公又甚有口談諧傾其座人更工絲竹圍
碁及橐駝種樹計倪養魚術客無久近遠邇遊公父子
間如没也既二十餘年而諸弟繼踵代居子舍公甫就
藤縣除自藤縣歸而先生已老謝病杜門公旦莫侍不
離跬步所以順志承顏不遺餘力幾三十年如一日易
簀時以父在視而不含公母弟宗彥宗楚後先偕計吏
試春官女弟一歸於叙州知事楊廷策而副潘宜人者
有陳張兩孺人陳舉女弟一歸於同知鄧州事唐應蓮
張舉兩弟宗休宗寧皆諸生繼潘宜人者謝宜人舉弟
禮官宗充潘宜人故無恙忽忽以免乳暴卒公哭垂絕者
數四而重傷先生歡避而中夜泣淋漓苫蓁間閔楚之
未脫襁褓也請於先生屬陳孺人字之慮家秉之無適
主也請於先生以謝宜人繼之諸弟受室諸女弟于歸

公爲綜理九十其儀甚都諸弟卽最少者引與共飲食
衣服長而耳提面命之負城築屋數椽禮明經師教授
其中公與塾師互爲政連床共寢起吾伊聲徹里巷先
生聽之喜曰此所謂俗耳箴砭詩腸鼓吹哉吾乃無憂
爲人父矣而謝宜人以公家督事必咨決公遜不敢當
卽先生不問家人產公徐徐伺間取進止無遂事莫年
子孫繁衍家衆數千指不嗃嗃立威不嘻嘻招客平章
協和閭閻如也久之彥楚相繼卒謝宜人與兩孺人復
卒彥有令子亦卒公雖白首病困持服號踊一如禮而
佯爲好容事先生先生大耋數遭骨肉大難人不堪其
憂然不至爲西河牧犢視聽健噉不衰則公所調劑擁
衛良苦矣當是時公已病而復爲先生治病病轉侵先
生更憂公兒倦以捐生先生我我安得以餘生生兒已而
信然先生生平所嚴事者伯兄方伯先生伯兄之伯子
侍御公殫故分宜相直聲動天下公事方伯如父事侍
御如師謁選人主者貌公美鬚髯偉丈夫聲如洪鍾書
判更自斐然且授半刺爲分宜所扼僅予丞又得藤縣
若投荒然者公無慍色第難去先生先生曰死生固有
命不記衛輝事耶父子危若朝露何知有今日兒第往
公遂單車之藤藤民猺獞參半鈔略無已時公至汰守

衛兵老稚者而日訓討之暘夷甲士咸有鬬色所封培堡七十區明斥堠譏出入猺恐終公之任無舉左足窺我者當道舉能屬視博白篆歲當賓興簡公受事事咄嗟辦有士人薄暮亟呼舉燭公讀其卷是宜在高第亟與之榜放其人名第五諸僚寀訝公知人已知爲先生子曰是固宜然部使者高公謀薦公於朝不果特下檄褒之尋以藤令入覲行屬公卽視其篆公愈益自奮訟者交譁於庭徐折以片言各厭其意頓首去而先是盜藤帑中金令坐禍公爲築窟室署右偏盡輸攻墨守之巧吏民蒙成夜高枕無虞相與刻石頌功德藩臬大

夫亦以筐篚禮公復屬公視興業篆妖民和義四郎者容逋大藤峽聲勢相倚公授計容擒之餘黨爲獸散督府復下檄勞公是役也謂公三尺琅璫勝十道征藤之師而曲突徙薪卒無恩澤程功之謂何已屬公視北流篆數月博白父老詣臺使願再借公公於是復視博白篆博白學官距城二里傾倚枝柱而已公遷之城中工取諸農隙費取諸餘祿而廟貌爲蒼梧諸縣道甲觀矣既還藤公復視其篆當入覲公泣別諸吏民吾此行且操耒耜從家大人力耕耳能復爲五斗米折腰乎而坐事齟齬他上官中以蜚語遂落職公笑曰是知吾歸志

者益公之篤於親不以富貴利達移易也不佞時偕計
所睹矣公元配爲袁孺人名家女袁爲公置佃曰黃公
未爲藤縣時孺人有伯女歸魏奉祀良度仲女字董茂
才敎黃有伯子超仲子準已之藤而孺人生叔子垣又
置倅曰宗生季子造孺人御諸子與其母有螽斯鳴鳩
之風超準垣皆太學生造邑諸生銳敏競爽不減烏衣
羣從超娶於廖平湖丞亭女有子一應朝聘於魏卽良
度女女三長字董三策卽敎子次字庠生羅維敬子奎
次字庠生魏準子胤賢準娶於楊卽叙州女有子一應
勑聘於魏庠生試女垣娶於朱知縣朝相女有子四應
廷聘於廖庠生潤瑞女平湖女孫應邦聘於曾廩生守
道女應賞聘於高庠生思讓女應周未聘女一字庠生
馬呈極子俊麟遊尹政孫造娶於馬卽麟遊女有子一
聘於潘庠生達女一字廩生李鍾陽子滋至公之以造
後其弟楚也楚先生愛子而生常愛造死屬曰必以造
爲後也以準婿楊也楊氏妹先生愛女而早卒也以女
孫字馬若潘也馬先生從兄西畬公外孫之子又門人
西安魏尹女出也潘先生叔子婿又潘宜人黨也其與
董若廖重親也則本先生之意而錫類者也公生嘉靖
癸未六月二十一日卒萬曆壬午三月十有一日得年

甫六十葬以丁亥冬十有一月十七日祔潘宜人左前期夢與先生造顯者所主藏吏出錢恣所取先生得二十公半之覺而異曰此周齡漢策吾命盡之符耶召諸子治後事善事吾父其於孝也死而後已三黨之戚通國士大夫以公年位不配德又束於例不得請贈卹宗伯氏按謚法繼志成事曰孝施勤無私曰惠謚公爲惠孝云不佞竊謂孝道至大萬善所出公居官發政施仁義不苟取居室讓而處瘠居太學捐橐而濟亾金生居鄉贍貧賑急没而聚哭者盈中外惠豈不渥然何以加於孝哉故道公孝獨詳而公病以治藤奔走菡露堁風中起因稍具藤中狀如右而爲之銘銘曰姬公謚法惟卿大夫易名壹惠士也則無私謚之興蓋昉黔婁豈必一命而耀千秋明興令甲王謚用一臣謚二之限三品秩自非大賢卑弗得予冒者雖懲鬱者未吐我聞孝道蒸民彝行謚不及臣於何其訓禮所未備緣義可起如公事親允言孝矣孝施後世靡有朝夕舉惠並稱制不可革禮失求野先民所鑒美無近諂下寧爲僭粤舊史氏作此銘詞以銘徵謚疇謂謚私

峽江丞李公墓志銘

故峽江丞李公名湝貴池源頭人也父敬永昌郡丞母

胡宜人二子伯爲公仲爲孝廉某公生而靜默人故嫺之不動疑其白癡王父古源公曰昔先元公如是諸昆弟陵踐百方盡奪其產不較子孫蕃殖是兒若不佳吾不復相天下士長勤學善綴文年十七入郡學婦翁施京兆爲吏部郎迎如京師旣婚施孺人事公不敢有驕稚色公攜歸京兆留之壻父母盛年家饒無待子養小須吾力能致一清秩公謝曰士立身自有本末時至則卿相分內事不卽以逢掖老何恨而效果羸之實依宇下耶去不顧郡邑遇公有加禮公哂之此所謂敬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彌自遠試數詘則入太學大司成

有國士知而林司寇尤弊許之已卯國學中式三十一人主司言溢額汰其一卽公也自是薄舉子業矣古源公息之旣贏而公復有心計公倡道東南不問生產至父息倍舊時然不私名一錢父有所幸婢舉子嫡恚甚屬除之公獨全其母子而子通倪好游冶忌者以爲口實屏之外舍父邑邑不樂公跡得以歸父喜若有大度有陰德天必胙若侍父疾經月廢寢食父曰吾死無憾惟若弟未有子若不忍於婢子寧忍於母弟乎公泣受命父卒不欲析箸而弟惑讒口不析不已公勉從之受田宅敝瘠奴婢老懿者而涕泣自傷有弟不能和協也搆

別業西郭卽林成援因巖爲堵羅圖史其中與同志淸言賦詠時迎母與弟爲歡而已少遇道人授吐納導引之方至是益精進不怠榮利澹如也而母數趣之北上仲子偕計仕有日兒獨不博一官令我愉快乎謁選人有諷借資權貴者却之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吾素門不可是蔑君命而負親望也乃之官以廉吏自矢日用悉取家素直指語諸官屬此黃綬中所絕無會邑城城屬公爲植綜理詳覈城成而費有羨以浚隍直指臨視嘆曰金城湯池非丞此物此志之力乎學舍圮請繕治

捐其奉從事廣兩廡居諸生貧者時與談經校藝或干以私正色拒不內士嚴憚過于其師已受檄督餉却私餽治里猾侵牟原諸逋負解遣雜役民樂輸課最諸邑會令遷當代入覲令白臺使使公署邑以他簿尉行公固辭是欺也有母在藉是省母幸甚令以罰鍰之餘畀治裝復固辭忝豫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至指天爲誓所齎常用器物及囊衣無他貨諸臺嘖嘖吏皆如李丞何憂天下不治哉公以風素見重令蜀黃公粵黎公皆名進士呼爲先生吉水曾家宰每告人曰李丞不可有二覲畢上書乞解官養母諸臺留之遂焚檄而歸益治

別業結物外之交爲逍遙遊郡邑大夫過訪謝不見毋
卒而弟上春官治喪哀毀家衆竊毋所藏爲扃戶封識
需弟歸授之一無所取或嘲公假義公陽應曰我嘗食
祿弟猶未也居恒詔子孫孝弟敦行勤儉克家通今博
古親師取友有孫三人日討而訓之猶及見季孫爲諸
生也好書迨老不衰稗官野史醫卜諸家無不涉獵尤
深於易貌癯而神王若於養生言有得者久之以疾卒
生嘉靖戊戌九月五日年七十卒萬曆壬子六月七日年七十
有五配施卽京兆公女先公二十四年卒子二人長吾
鳳太學生娶汪次本立娶蘇令爲孝廉弟後女六施工

部近臣子天杰太學生施鳴廷郡諸生姜維乾邑諸生
章斐然余觀察敬中孫繼武羅尚敬其婿也孫四人遜
娶金相娶吳達邑諸生娶汪俱吾鳳出選本立出曾孫
一紹紘相出曾孫女二一爲遜出一爲相出其年其月
其日葬于某銘曰爲吾父也子者吾弟之嗣者可仁也
爲吾母也子者吾弟之敖者可馴也爲家督不負親也
爲贊府不負民也得名得壽子孫振振也官不負丞天
不負人也銘而內之坎有盡者身也不亡者神也

同安簿謝公墓志銘

故同安簿謝淦川公余同榜築野先生子也先生名良

弼初仕平湖令三年入覲諸入覲者無不厚賂朝貴獨
先生絕無問遺坐是不得爲臺省擢比部郎稍遷僉楚
憲事越三紀余領頴州篆節入泗先生已久沒而公亦自
同安罷歸所居沮洳殊不類世宦家公年長余十二歲
以父執禮事余甚恭兩子諸生芝秀蘭馨謝氏之寶也
又十年以事再入泗則公亦沒兩子將厝公小兒城先
墓之側以志銘請余遊公家三世悉其賢志曰公名與
源字子澄別號淦川始祖萬鎰廣平永年人仕元爲知
院以從明徐中山王征滇夷功調泗州衛總旗予冠帶
世世勿絕太父半閒公以子築野先生封比部郎先生
初娶於張生公繼以李年十三爲邑諸生十七以高等
受廩食爲文不具草須臾可千言而力學甚苦司馬紫
陽通鑑綱目及學官所頒性理大全皆成誦每入試士
人爭就公叩策論目所從出應之如流然竟厄有司以
次貢太學除領邑簿職在督賦謝一切私覿輸者爭門
而入課最諸邑嘗攝賊捕掾鄉大夫欲以中夜舉葬公
言古者奔父母喪見星而舍雨不克葬則改期陰陽家
使人畏而多忌不足信且四方赴葬若吹簫執紼人以
千百數脫有不虞柰何鄉大夫無以難諸生聞公老於
文學執經受業著錄甚衆月三肆之而無敢以非義相

干雖要路人所關說卒執不可月奉用不足家人歲時以所入租繼之廉幹流聞遠邇部使者監司予上考會代其令上計冢宰將有殊異之擢而公倦遊矣上書自免冢宰留不得以七品文林郎散官致仕檄所司復其家如令泗無多貴人州大夫雅重公父子不以其故有私謁或慊金乞居間麾之若浼其朝京師蘭谿爲元輔延津爲冢宰皆先生同榜衿契恥懷刺造門以故上第爲有力者所奪兩公聞之嘆曰謝郎不愧其父吾愧謝郎矣生平義不苟取而好行義其尤著者置公田贍族族子謝嘉訓饑歲轉徙迹得以歸爲授室長子孫里人張袍仕天台郡幕貸百金歸無以償向公涕泣愧謝立焚其券石可久死助其棺斂黃博士卒官贈以木不受直直且二百金部使者高其誼下有司褒勞陳良遇不能納婦婦將更嫁爲代行六禮今舉四男子日尸祝公也同學袁生卒妻耿妾徐從一四十年不衰而赤貧博士弟子無爲言者公特請表門衆竊懷怪州人失火延燒千餘家二婦居歸然獨存州衆大驚相率來觀嘖嘖二婺力能迴天而信公舉不失人也老僕任經先生爲郎時給事門下愿慤而勞獨攜以還年八十御之有恩每語家人父母所愛亦愛之犬馬盡然而況人乎吾不

欲忘先君子也其訓子嚴非衣冠不見招故人子有志分者與同塾切磋琢磨如魏雲徵李之極趙維城咸著聲黌舍矣事繼母李温清定省無一日間病則禱卜醫藥浹旬未嘗解襟帶比卒慟幾傷生寢苫枕塊夜大雪家人私以襪護足却不受踰年葬雪深四尺被髮跣而行三十里涕結如冰足爲岍裂皴皺遂尰終其身字女弟夫陳守藩終始無違言州大夫蜀曾君以公孝友睦姻任卹備六行禮爲鄉飲酒上賓固辭曾君身勸駕乃往酒罷勑音樂前導送歸第州人以是禮也爲德舉云公生嘉靖丙申六月六日卒萬曆甲辰二月二十有六日年六十有九元配繼室皆陳而生子者爲王與李子長曰嘉霖府諸生次曰嘉霂州諸生有名卽余所稱謝家芝蘭也女一爲百戶朱世臣婦嘉霖子五人一爊一烴一爌一燿一燦嘉霂子一人一煥所連婚俱聞家女各二人長爲諸生柳存賦婦餘未字銘曰位不辭卑守不失職祿不辭薄義不素食宰執炎炎不履其閾一辭而退不變其塞廉無廢施施無德色曰孝曰慈爲儀於國爾后寖昌爾魄斯卽史言有徵過墓者式

程桐灣先生墓志銘

程桐灣先生者其名文恭其字汝安其別號復齋晚而

復號桐灣則以父母墓在焉志永思也程受姓自周大司馬休父至晉太守元譚公徙新安傳十有三世爲忠壯公傳二十有八世爲百五公傳四世爲保公卜居休寧之五城生子璥以鄉兵從高帝有功贈承信校尉傳三世生以政以政生伯林伯林二子伯曰文泰仲卽先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從羣兒嬉遊或傷其指輒自訟貽父母憂隱不言母汪孺人攜歸寧諸舅異其容止是能成吾家宅相者旣就外傅父苦貧饔飧不具枵腹而讀不輟聲父攜之賈不屑也辭歸出則與師友講問疑難移日忘寢入則諷誦精研啟扉飲食以之殆不知有昏曉遂以通詩補邑諸生諸生聞其博學通明咸推讓宗服之先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形於色凡通國大計議必先生首署名每信受焉邑令李遘難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璉侍御史行縣問諸生諸生首鼠兩端先生前盛言枉狀辭氣俱奮事遂解侍御史貴倨視學以諸廝役事使諸生諸生頗欲受事先生屬目諸廝役代之侍御史怒視嘿斂諸生恐先生色愈莊足不失尺寸侍御史內慙自廢也故事諸生賦廩久次者賞罰與儕偶有間督學使稍更張不厭衆心先生具言其不可督學使從

之於是百城諸生誦義無窮矣嘉靖丙午以明經貢禮
闈上時務十二策當道者容嗟儒生而通達國體如是
乎十五施用已酉授西安訓導以文行帥諸生猶其爲
諸生時也士嚴事之貧者謝其贄甚貧則捐月俸爲助
士親愛之丁巳擢遼東海州衞教授爲贈言爲辦裝爲
祖輓者相隨屬於路遼與虜隣邊地早寒距家踰遠所
親諷之休矣先生笑曰孔子欲居九夷九夷在東方玄
菟醫無閭是其地吾何敢以荒遠爲嫌吾少夢渡海作
破海詩曰日月乾坤鏡波濤魚鱉家攬觀窮宇宙指顧
判夷華遼負海此豈其徵也哉今吾矍鑠如少年腹中
數萬甲兵庶幾可自見豈爲祿仕乎遂去至則歲大侵
人相食虜乘間內寇羽書告急先生時緩頰爲當路
佐筴而諸武夫積不平當路亦銜之先生嘆曰道之不
行也命矣夫致其事歸惟仲子在側賚一樸圖書數卷
而已客京師時夢象類朱紫陽者授一編書惟子可了
此事詰朝人以王文成則言就正先生瞿然曰紫陽命
我矣何敢辭既歸力以崇正學距邪說爲已任文成傳
習錄方盛行刺取其陽儒陰佛崇陸訕朱者作匡正辨
數萬言已見陳清瀾學蔀通辨程練江傳習考閑闢錄
若相發明喜曰聖道如日中天固非浮雲所得蔽也或

時與同志商榷抵掌抬案仰視天傾畫地旁若無人伯
子規之時宰以此樹的天下無異議不虞觸諱乎先生
艴然吾早年恥曲學阿世今老矣寧變塞耶已未拓先
世遺址爲堂百楹延納生徒且欲東如浙會王氏諸門
人與訂匡正之旨伯子固留而亦會有喘疾不成行疾
輟作不常至丙寅春秋九十矣寢疾卒所著自匡正辨
外有復齋稿桐灣稿入遼稿歸田稿若干卷元配黃孺
人星州桂公女繼室秦孺人荆州某女丈夫子四人伯
魯生娶於吳仲鄒生娶於洪叔濂生娶於黃季洛生殤
女二適黃顯良洪權孫男子六人唐佐娶於汪虞佐娶

於張湯佐娶於陳周佐明佐幼未娶四孫女適黃
炤黃時遴黃杲洪尚文先生潛心內聖外王之學雖名
子孫一無所苟可謂篤信好古也已某年月日葬桐灣
祔其父墓趾而余爲之銘曰齊輟固生魯申公申恥胥
靡歸里中蒲輪駟馬入漢宮治不在言言何忠東朝老
子輟不容幾爲司空城旦春仄目而事公孫弘明程先
生漢儒風精誠遠與紫陽通姚江之學世所崇日中見
斗蔀沛豐辭而闢之若發蒙廣文官冷道固窮阜帽亦
復客遼東兆不足行戢厥躬著書立言聖折衷繼往開
來大有功三人受經詩則同年八九十皆老翁素履無

咎始中終山水盩厔上有桐窀穸於斯馬鬣封史也爲銘識高蹤儒林漢傳類相從

學正魏公墓志銘

叔弟爲海虞博士數言其僚魏君葢三益友也君念其父學正認庵公葬未有誌自爲狀而介門人周君復以屬余余知君賢者不誣其親按狀而志之公名應元字某某上世永平公以軍功授千夫長從文皇帝南渡徙居金山再傳爲養素公浚娶於閻生種德公紱娶於胡生橘軒公仁橘軒公好施所周人緩急若饑寒若不任殮葬不能償責者甚衆歲旱飛蝗遍野獨不入公田界秋乃大獲人曰天之胙善其後必有哲人娶於謝以元旦之翼日生公因名之應元孩提時岐嶷與常兒殊五歲誦方名八歲受書日千言十四治舉子業蔚然華藻恒自奮曰人言班定遠投筆而封侯夫筆亦何不可以封也吾將家子天下方建櫜宜用文事顯日益工文遂爲諸生旋以高第予廩食顧數不得志於京兆試聞形家言學宮土水不相得請於臺司開渠巽地二里許水至泮宮而龍溪翁公來爲師雅意作人公與其友薛應麟暨其子震時謀曰吾審曲面勢文廟所向於地脉非宜今翁先生見及此矣時不可失力言

而亟遷之自後中乙科輒輾轤不絕士人歸公首功會有詔貢士率遲暮昏眊不可用以六人選惟其才不問年資公次居五人下學使者拔取之久之除訓導徐州州士學鮮師承公督課誘引六載士文體翕然一新已移安陸安陸故德安郡治而邑學泮水涸公曰此弊與吾鄉等捐其月俸濬之科目亦相踵而興嘗一視應山篆有暮夜行餽者斥而具獄如法邑猶戒無敢犯而所覆露單赤依之如父母三月大治邑人願得公爲眞令而鄭州檄至矣公喟然而嘆曰吾所欲以文事顯者庶幾坐論作行或當方岳見伐閱功勞乃三仕不離博士講

席輒錄與青衿何異雖然南面爲士師孰與緑韋跗注君子乎視先人有餘榮矣吾其歸而老於九峰三泖以未竟之業付兒子乎遂掛冠不復出十有四歲而沒公之好施類父而義形於色不合者弗能忍見持論無所廻夷事至立斷不需忍而深沉恬靜不出其位博士可吏隱卒棄去不顧其趣操槩可徵已公卒萬曆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距生嘉靖甲午正月二日年七十有七配周孺人子二人長卽震時貢如公婦吳某女繼庠生沈貞吉女次豫時側室楊出早卒孫四人士達娶庠生沈維蕃女士遴娶庠生俞咨牧女士遠娶庠生程鳳詰

女士述聘學博黃允登姪曾孫二人祖福祖壽女五人受千戶曹光復聘者未行卒次適庠生張繼茲千戶李可化俱周出次受庠生王昌祚子某庠生李舒春孫某聘俱楊出孫女五人長適庠生楊繼梧子澤博次字庠生謝廷蘭子某三幼與曾孫女二俱未字震時之訓常熟與徐州安陸齊名又言公相學宮兩有驗其師翁公者子大魁天下有相望而公以學始以學終豈非命哉意者公之子孫陰受其賜矣銘曰而世綺紈而家菰蘆舍而鎧杆學逢掖儒槃辟雅拜佔俾伊吾齟齬一第範我馳驅拓落一官莫媒閭娵謝不待年與古爲徒隱不絕俗與人爲徒循有理冥有樞隆則隆汙則汙大盈若冲大方無隅宜其視千戶侯敝屣也夫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孝廉蔡君墓誌銘

歲甲子楚士舉於鄉者襄郡得三人焉皆未及仕以沒獨蔡君稍晚然纔五十有五年耳余自與君偕計後三如襄得一再見而最後過君病不能興越五月沒矣沒之先期望其繼母之室而爲孺子啼曰兒乃不能終事母乎已召其子續靈而語之曰而將以鄉進士名我乎是愧之也古有孝廉舉者吾庶幾焉是可以題我墓矣續靈敬諾續靈郡諸生爲古文辭斐然有致則具述君

生平累萬言蒙犯霜雪而之大梁泣且稽首曰夫知先
君子無愧孝廉者無如大夫大夫其爲我志先君子之
墓余雅習君知其子言不誣爲龔石而志之蓋君之先
爲宋蔡公襄裔家世豫章
高皇帝時旺以從軍徙居襄六傳而至宗與寬宗以文
學高第授經襄王邸寬以明經貢爲邑丞寬之弟曰賓
娶于劉生愍愍娶于唐生鏜君父也父三歲而孤家食
貧唐復好施稱貸而撫其子者四十年已隸博士弟子
員娶于康實生君君幼悟日誦可萬言七歲善屬文一
日問其父孔何以鑄顏曰顏惟苦孔之卓易鑄也君嘆
曰顏苦孔則孔矣苦莫如蔡蔡不將爲芝可茹乎父稱
善遂名之曰其芝稍長授易不規規訓故家言而卒當
於四聖人之旨塾師異之會喪母則就外家葬於江之
滸而君泣曰此非母所厝也母有知其佑我他日將改
卜焉繼母者謝君事之一如母而學益勤文益進直指
使者閩黃公行郡試之居第二人其後郡國守相若督
學使者數試數優錄君而學使者今大司馬閩吳公廉
知君好修所褒勞有加禮久之登鄉書郡大夫以下具
麾幢鼓吹出迎而君別取道展母墓搏膺而踊如初喪
時移日迺歸故事諸生領鄉薦即遊諸郡大夫若監司

與錢通出入擁從奴鮮衣怒馬而君日闔扉坐室中諷
誦不輟顧數奇試春官數不利而父病矣君嘗藥而進
之旦夕侍左右不知有寢食君以迎醫出父病劒血暴
下如注君入良已君出溲或浣中裙褕父輒作寤語君
來輒醒襄人傳而異之夫病魔乃知畏孝子耶父病小
間則趣君謁遊人吾老一側注冠不欲兒復以是拜我
牀下也君謝曰有如日者大人病兒宦遊于外卽冤而
垂組于大人何益父唯唯癸酉七月朔父卒君哀不欲
生所附于身者悉手治之不以屬他人胼胝上下山原
卜地以葬而以母祔焉君之將改葬母也衆曰若母葬
而蔡氏始興改必敗君曰使母處魚腹中而我受其利
則安忍旣辟墓衆謂見枯骨者必敗君曰焉有爲子而
不見其母爲母而惡見其子者乎啓棺而更殮之而君
有女兄王氏墓在母傍亦爲徙他所不踰月故墓爲歷
陽之浸矣里人益多君先見以爲純孝所格云于時繼
母謝有兩弟皆壯有室而君身自封樹俾其弟壹意奉
母邑屋中君時歸定省起居已取父所遺諸田宅恣其
弟所欲繼母乃大說日安君之七箸矣君居恒傷父母
不得食公家祿卽不忍身食公家祿而會續靈爲諸生
愈無宦情卜築鹿門之陽有田一成室一畝以爲菟裘

曰吾得與龐家鄰不勝作萬夫長耶鄰人火且及君左右奔告君不爲動天乃反風少弟受什一稍羨悉耗之狹邪中君戒之不聽沒而自刻責吾何以見伯兄地下雖然惟伯兄不負我君爲之殮葬而字其甫齒之孤爲之治第爲之行修經師爲之冠婚其子與女既卵翼兩弟又推而及族之人月醵金爲會以惇倫合好而周其婚嫁喪葬之不給者或盜鬻其墓傍田置不問里婦誣殺人抵罪割貲爲槨贖罪稍末減迄今尸祝君也而自奉極約冬木綿裘暑給葛食無兼味非其義如將浼焉織芥無所取襄父老婦孺舉君名姓皆曰孝廉孝廉云

君生嘉靖乙未十月十有二日卒萬曆己丑實與其父同物葬以明年某月日葬墓在鹿門之陽卽所營菟裘也子二長卽續靈娶處士田儒女次繼靈聘郡諸生劉汝載女女二壻爲錢文進歐陽思忠皆諸生孫一愈女孫二長字舉人王應期子繼周余既已志君而竊嘆科目之法之敝也授三十之管使其人鬬工畢精于棘猴之末卽文將焉用之躬行君子如君其人者曾不得階一命以攷取士之謂何隆慶末年余猶及見徵召一二鄉進士不仕者使爲國子師皆不負所舉自頃言者亦稍有薦引而君不待矣聞君訣子語而心悲之銘曰孝可

能也不以貧傷孝是不可能也廉可能也不以親傷廉是不可能也城方城池漢水龐德公之里也耕耦妻安遺子陶然以沒齒也銘而稱其美張楚之多士也

孝廉潘伯子墓誌銘

故新安守高師孔余同榜也以所試諸生卷屬差次之爲拔其尤者數人而潘伯子玄超在焉是時余與伯子王父若叔父從弟景升遊甚稔獨不識玄超久之景升以玄超見瓊林玉樹朗然照人來去又五年玄超舉京兆試無何遂卒可二十年其子逸羣介紹景升兄弟請余爲誌墓中石余故知玄超未遇時是宜誌誌曰潘伯子玄超者名之惺歙巖鎮人也王父亦舉京兆試且六十矣仕而累官至別駕汀州不竟其施既歸日督諸孫學而玄超與弟仲俱已爲諸生有聲郡理武陵龍君御尤所器重郡守王公簡士之秀者得玄超及吳知常程鼎父三人致邸中居業號歙三才兩人並成進士玄超獨不第衆咸缺望王父慰藉之阿翁不售于南而售于北孺子與我爲諸生同舍同受廩屢舉同不偶得無家運當然乎玄超敬諾遂北遊太學戊子夏始入國門秋遂舉矣王父大喜孺子似我郡人皆曰是蘗是稼必有豐年潘伯子之謂也伯子故文弱不耐勞觸熱行二千

里與六館生數校藝四方人士聞其名過從纒屬病已見端而同榜領解者爲太倉相國子言官以爲私詞侵玄超玄超憤曰我故諸生高等日者病入棘闈姑以下駟戰而遂勝而詆我乎會詔覆試九卿臺省讀其文善之事已白玄超猶邑邑不自遣姑游酒人庶幾以醉時小恙芥蒂而病滋深又不獲第於南宮鞅鞅遽歸抵眞州則已盛夏諸弟家眞州者與諸故人賓客日載酒相勞苦玄超日飲亡何比歸子舍病大作語不成聲然譁之徵逐往還如故第勅斷酒而已邑邑長吏爲具召之彊往劇飲晨起詣謝覺不勝周旋亟杜門謝客醫師診視病不可爲矣玄超姿儀朗秀好修飾冠服車從所居踈櫺髮几童子時時掃除不染纖塵復伉厲守高避俗人如讐意所不合恥與接衣袂常慕司馬長卿之爲人使我得卓文君爲奏綠綺畫遠山眉醉我以當壚酒雖消渴亦足了一生矣縱任不事崖檢而篤於人倫一切慶弔皆白王父與父母然後行不私名一錢疾棘戒家人無以聞恐貽其憂也與仲弟共學無一言一事相絞訐叔季嚴事伯兄而嘔喻下之族弟弱冠未有室爲具六禮更受業成儒生所善造門食飲甚設緩急有告稱其筒多寡與之精心公車之業垂三十年試卷社草流傳

四遠書法倣顔魯公與人尺牘雖倉卒必正楷衆多藏弆爲榮其姊夫胡襄懋公孫燈者亦舉於鄉狀玄超氣清而骨健色倉而美鬚眉不當天慈而愛人好修而不爲汶闇之行不當天有芝產宗祠祔閒數月玄超遂舉舉未二年而遽没豈芝非祥耶夫生寄也死歸也彭殤與夷蹠同一坏土耳伯子以玄超字固已領略斯指復何憾焉玄超生嘉靖壬子八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庚寅正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九娶洪坑洪氏舉二子長曰一驥娶汪孝廉可忠女爲禮部儒士名能詩次曰一駒聘胡某女爲諸生工其家言一驥子曰紹先銘曰而父

王父期願大耋而不及强仕年而兄弟子姓多才尚困諸生而賢書名褒然曾幾何時永閟九泉天忌多取物無兩全有子有孫式穀象賢有史之文以傳貴不在膴仕壽不在華顛而達人也其即安於斯阡

孝廉倪伯子墓志銘

歲巳亥余起家守川西攝采木事周行蜀諸郡郡丞倪公爲建始令治行高等會征播督府得自除長吏以公知忠州余在夔門四閱月數與公談出其子元馨舉子業視余余稱賞之是何難一第別去八年元馨舉於鄉又五年余客金陵見元馨詩奄有三唐之美而元馨適

喪婦來金陵屬余爲志又五年元馨卒郡丞書貽余具
道宿昔相與之雅以仲子瑞侃所爲元馨狀使其孫漢
儒乞余志且曰是元馨意也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
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余于元馨耳而目之久
矣既已志其婦又何辭焉志曰元馨名芳侃一字蒼舒
先世自豫章徙姑孰曾王父以佰大父貴封右僉都御
史有子四人仲爲南亭公官右都御史季爲雙渠公以
郡丞公貴贈奉直大夫郡丞公配王宜人舉元馨顱骨
隆起王父異之乃公未得以儒成名少子與其子可代
也已就塾受書日千言成誦少長屬文有思理每侍雙
渠公若封中丞公側封中丞公顧謂羣從吾聞張良體
弱而精强荆叔色平而神勇阿芳是矣學使者房公鋒
距不可犯祖若父難之不遣試元馨力請往三試捷爲
諸生無何雙渠公卒泣而啼王父愛憐我迫欲觀其樹
也而不少須臾待乎自是學益勤劉覽六籍諸子史尤
好左氏南華二家言所評識滿簡端紙弊墨渝不休爲
文宏肆簡勁似之娶婦高孺人中饋職辦不牽帷牆之
愛與諸名流爲文會咸推讓之武林顧叅知公爲守吳
興章納言公爲令及他監司郡邑無不歎倪生才子郡
丞公之官以家政屬元馨元馨學自如不屑屑米鹽煩

碎而約束明審省嗇出入有詔選貢士無以年資元馨應選如都事金陵焦太史竑婁源潘尚璽聞所未聞入南雍爲大司成檇李馮公上舍弟子同舍生好冶遊元馨栖蘭若鍵戶吾伊不輟諸名士慕之造訪談藝無不心折已覲郡丞於蜀所歷江漢岷峨諸勝徘徊吟眺省方問俗弔古懷人詩爲奇進温清之暇郡丞語以政億則屢中向後多所咨稟輒收效郡丞遂以奏最遷而元馨歸登鄉書其舉之者某高公馮傅兩太史也人心儀元馨科名可拾級上而三上春官不售中懷鬱邑選地出遊數往來白下與高僧勝友鼓琴對弈酒酣以往嘯歌作鸞鳳音授簡搦管數十篇立就有綵毫青樓之雋響焉高孺人卒所遺男未受室女未適人日號呼靈牀頭痛弗能忍見鬱鬱病矣既遣女又爲子婚執勞過當食少事繁病滋甚而女忽夭不勝哀病遂棘弟若子迎醫禱神悵惘失措猶恐傷母心强對客談謔而聞郡丞得謝日夕繕園亭輕車小舫以娛終老父歸見其羸劣色然而駭慰藉之未幾遂卒先一日語二弟大人三宦遐方阿兄省蜀者再省粤者一跋涉萬里墮水逢盜懂然後得免正襟牀下夫何所憾惟不能建標末功爲先世光寵不終事兩尊人爲介介耳是在吾弟已手書詩與

家人訣詞翰雙美無殊平時元馨事親孝友于二弟而
誨子嚴與人披情素塗遘卒遇歡如平生朋友有難相
衛而不相迴取予辭受非其道義狷者有所不爲也其
貌頎而淸揚法相當壽而年財四十有五識者惜之爲
詩在王右丞孟襄陽白香山間臨池亦得唐宋人墨妙
所著長嘯園紉蘭閣蜀遊粤遊居諸呻吟諸草取境傳
情淸眞蕭爽足名家矣元馨生隆慶辛未六月七日卒
萬曆乙卯七月二十有八日子漢儒諸生溫其如玉必
爲國器娶文學關君元履女女先卒者爲兵部郎楊君
如椿子芝瑞婦高孺人事具余志中瑞儗狀情文相得
可謂難弟也已銘曰才而無位德而無年老親弱息中
道舍旃衆爲爾悲衆爲爾憐琳瑯金薤弈弈遺編芝蘭
玉樹英英象賢文章不朽祚胤永延彭天殤壽達觀則
然吁嗟倪君卽安九泉魂氣何之在天生天

任子方文恭墓誌銘

少司徒采山方先生踰大耋而望期頤三朝名德海內
無二其子孫若丹穴鳳藍田璧甲于江左而仲子任子
公最著其名以巽字子中更字仲權先生如夫人某舉
伯子而適黃夫人舉仲子娟秀若瑤林玉樹六歲日誦
書數百千言先生故數休之大器當晚成不在早慧未

嘗給筆札也方督學粤西公從旁竊窺諸生試卷在高等者曰了不異人如其目各爲一篇藏笥中先生發而視之喜孺子可教也公猶愧不敢任退而益潛心輯志爲文務詣微極深漱六藝之芳潤峯百氏之菁華矣歸就試爲諸生太守徐公郡李龍公羣七校之士都肄之拔公第一而先生起家撫郎陽入佐大司徒考最例任子任子以適公遂爲國子生以便家請改南雍而大司成習公復擢公六館諸生首是時不獨精舉子業其於漢魏六朝詩兩京詞賦靡不具體而濬發於巧思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非夫寄人籬下拾牙後慧者可同日語也新安俗侈靡歲時爲魚龍角抵之戲以賽禱於神費金錢不貲先生閉戶不觀夏葛冬木棉裘食無二簋力行節儉以表正其鄉鄉人敬而遠之公貴介公子而又居金陵出見紛華而悅賢者不免焉然恥爲游閒公子之賜與名奉先生家法暑不張蓋衣不重采無食粟之馬出入徒步所問遺知交巾箱書一二帙尺一箋十百番墨數螺竹葦方底算勝纂組排囊流蘇如意麈尾輕箑小器手巾髮鑷諸物數事皆土所產家所製雅於觀適於用嗇於費令鄙夫金錢筐篚望之自遠嘗作遠庖說戒殺生而手畫菜一本爲侍御蕭公尊人壽題其上

方大要以恬淡爲養生主識者韙之公雖儉不爲苟取有持千金乞居間者麾去之家大人以清白貽子孫吾不能式穀而席藉其寵靈行賄造請不肖甚矣君柰何以不肖望我乎其人逡巡而退公雖廉而好行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專以振施貧窮赴急難爲務汪太學少孤客京師無以爲殮賵之襚之賻之卒返葬於其里過金山見覆舟者則孝廉其也匍匐往救既出問公姓名不告而去中涓銜命伐山采金目新安爲奇貨凡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者詭言下有金必掘索之郡人震恐爭首鼠竄先生嘆曰吾安能持硜硜節不拯此一方民乃用陳太丘故事往見大瑞瑞喜過望方先生枉車騎過我榮光無量先生語之故瑞瑞敬諾郡人歸德先生而公實有先見所贊決爲多此之爲陰德眞如耳鳴第自覺耳二三知者慕公之高誼願識其面投分內交四方學士過訪評說陰陽象緯鬼神變化大地河山飛潛動植品物之區別古今帝王名公卿將相道術功業儒林文苑詞賦歌詩優劣差次人人虛往實歸又不自矜貴見覊賤與釣禮沖約清遠飲醇酒欲傾家釀公雖和而介事關利害剖折是非曲直無操兩可非其人望而避之如將涜焉爲任子有年當拜爵終以不稼穡取三百禾

爲歛不屑就其天性至孝先生宦蜀閩楚越無所不扶侍自問寢視膳諸常行事外公移私牘屬公具草或時咨以政試其知略諳練若素先生解顧他日必爲公輔器金陵別產略與家埒先生命公居之公敬諾使使歸聘趾相錯於道至先生初度若歲序必展慶膝下不以風雨委頓爲解而構精廬於黃山召僧禮佛爲親祝釐先生行年九十奉觴舞綵戀戀不忍去遂輟京兆試事伯兄睦而莊終身言色無違憐愛季弟尤甚啼哭溲溺瞻察備至既病走子士适還白先生無以亡兒爲戚就枕稽首而泣送之返命復就枕稽首而謝所語諸子若

諸弟皆人倫大道深以不終事爲恨責望于弟切至可爲痛哭流涕焉金陵交遊新安宗姻市井田野之民爲位哭者撫棺哭者皆盡哀宗老鄉先生縉紳學士以漢獨行貞節范冉逸民玄德法眞文苑宣明夏恭故事按謚法與公行事謚之曰文恭遺集若干卷藏于家上世詩家乘不復敘公生嘉靖戊午八月一日卒萬曆己酉七月十有四日年五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元配黃文華殿中書舍人榜女早卒繼謝雲南按察司經歷希召女子五人士造黃出娶汪太學宗時女士達娶汪太學宗孝女士适娶汪提舉丞嘿女士延聘趙太學汴

女士逢未聘女二人長適汪職方子昌業次字吳江左
府經歷吳士龍子錫疇吏部尚書某孫也皆謝出孫子
二人繩曾聘黟南吳太學美中女繹曾未聘皆士造出
余以甲申從公遊至戊子公入鄖過余邑邑令爲先生
門人不禮焉余詰其故公曰非舊練也令不媚中丞郎
君故自不凡其隱過崇篤如此先生同先方伯成進士
通家六十年稔知其世學世德仲子達以汪職方君倩
狀畢學使師皐謚議顧司成泰初潘太學景升傳乞余
銘諸君子月旦關世重輕子不阿所好余按而爲志且銘
之曰本朝謚法文爲先其目十一恭亦然謚斯二者五
人焉暨方仲子稱六賢詞臣大臣士比肩誰者尸之野
史權謀野則獲好靡偏無曰無位復無年令名長世神
綿綿望氣佳哉高士阡坎中有銘永不騫

任子汪象武墓誌銘

余從汪司馬伯玉先生遊太函仲子象武方總角先生
日口授六籍百氏書與古今名將相之勳蹟及本朝故
實四方經營之籌畫而於舉子業不甚督課其仲父仲
淹以爲言先生卒如故每從賢書索象武名不得蓋三
十年會其從父仲嘉士能則知象武爲任子卒矣兩人
流涕長潸爲余言此汪氏孝子弟弟也已會其婦兄孝

廉方時雨復流涕長潸此天所以報司馬先生令德而
張大汪氏之望也余何敢以女弟阿私所好人不間於
父母昆弟之言則有兩叔父在於是象武子祖肩屬孝
廉爲狀而扶服千里造余頭搶地涕覆面以請曰使君
游汪氏三世汪氏三世以使君言華衮者非一先考自
韜貫奉教下執事無祿不得一命以歸於土使君其以
先王父之愛施及先考永且不朽孤永且不朽余
故知象武何可以無志方先生開府吾楚以隆慶辛未
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卯時生象武於楚臺月日時悉
與先生同物人無不異之先生元配無子繼室以蔣淑
人象武母也而兄象先則如夫人出蔣淑人獨當箱篋
憐愛其子女象武事兄必盡禮不以母有不遜色先生
同生兩人當任子長矣而以畀弟仲淹兩尊人喜曰
良食海內高其孝弟仲淹先生卒任子以適是在象
武象武逡巡不敢任無何先生卒蔣淑人亦卒先生席
父素封身爲卿貳而好客客常滿坐又好形家言旁求
善地傾其訾爲之卒無所有以是衣食財取足無贏羨
所遺惟圖史法書名畫若古鼎彝之屬其什一之息傳
自王父者不滿萬里兒不識也且謂象武深藏若虛從
旁離間象武以默止謹宗人薦紳長老多其能讓孝弟

之行無愧先生人或目象武愚象武不辭也或目象武賢象武不受也于時象先業已入太學累資久而後象武始稱任子其未爲任子也不得一算之復歲苦收事所受王父貲三之一貸者折閱或負之其爲任子也費復不貲所分先生圖史法書名畫古鼎彝之屬往往在質庫其子至以居第轉鬻人人益信先生清白吏而象武以挫產貧貧而不怨鄉人方司徒公嘆曰賢哉汪仲子奚直今之人雖古之人罕矣余猶記象武少時娟秀如玉而口吃如楊子雲平居自讀書外無他嗜衣澣補食麤糲手不持阿堵物不能握算家人時紿之類不分

撐蒲齒名者而其中淄澠無毫髮爽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于人若無可否而所尊敬二三父執事必咨決少年誘之百方卒不得間造次不能以辭自達而梵夾一覽便習于禪宗三墮而惡撥因果者于道宗七眞而惡事黃白者于儒宗新建而惡謄口說者入禪最深每通一義送一難多名賢尋味所不得疾革祖肩侍問有把捉否曰有把捉便向鬼窟裏作活計祖肩復問父母未生前作麼生微笑而三彈指因命誦大慧上堂說法語至心心是佛無一處非佛心處處成佛無一塵非佛國大呼一聲而瞑萬曆己酉十有一月六日也距生年

三十有九象武名無競別號少函娶于方即孝廉女弟
其父太守公相攸而歸之者子一人即祖肩郡諸生娶
于方即母黨京兆公其孫孝廉君其女也女一人爲嘉
興守吳公某子某婦孫二人貽穀貽謀孝廉深惜象武
性甚慧行甚順而其遭遘甚苦隱忍不形聲色以至沒
身可爲絕德而不欲暴其長形人短非先者生平意指
憤懣悲惋殆不勝情然其大致歸然固足傳矣祖肩文
行他日無愧乃祖乃父貽之令名未艾也葬以某年月
日墓在某所銘曰以弟成孝以孝成慈善歸于親而名
不尸以儉成讓以讓成廉貧歸于子而子無嫌其不敢
爲先似老其委蛻而往似禪其然豈其然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朝聞道夕死可矣其在吾儒曰古之賢

潘太學墓誌銘

余交於潘景升見其家三世羣從發音在詠動容成紀
晚乃與方回方凱兄弟遊又佳子弟也會遭父喪兩人
輯其行事涕泣稽顙曰維潘氏三世以使君言不朽者
衆先人生平不忝門風敢以墓中石請友人曹蕙之楊
元素從旁贊是可不辱使君筆亟許之按狀潘公名允
明字廷堅別號鳳宇先世多聞人唐歙州刺史名甚宜
其民遂家歙南鄉宋武節大夫紹遷潘村再傳有餘遷

巖鎭東曾孫洋發與六逸齊名著書若文海天琛之屬傳誦士林明華亭令祖德曾孫觀賜潘大司馬所目遺直也伯子仲詔舉賢書吏夫婦并百年汪司馬顏其堂曰百二伯子延年富而好施彭邑令旌之門加綽楔焉蓋七舉女而公始生夙惠不羣父大喜海中仙果子生遲名家言輒似而試有司率見格奉例充國子生動靜云爲必稽古人耻與俗子伍一旦念其父春秋七十高矣劬勞當戶家督之謂何歸而操秉持籌取予觀時廢舉收利不十年贏得過當十倍人以爲古之計然鴟夷子皮也新安高貲賈八飭冠劍連車騎博戲馳逐好氣任俠作色相矜後房崔冶曳紈繡珥金翠別有名倡選伎歌扇舞衫與金谷絳帷爭勝公衣食蔬素俳優無所好變童無所幸緇黃巫覡無所接數勅屬其子孫家毀於縱財耗於奢車甚澤人必瘁無槩委之運數量入爲出日有程月有則人以爲古之成家第五倫也奉父母食必甘旨服必温毳恒先時而貯之先意而承之一夕五起視衾厚薄枕高卑居喪貌毀不可識事庶母如其母人以爲古之茅容荀顗也父晚舉少弟四歲而孤供給糧用四時之衣下至脂燭美食必分減相遺人以爲古

之卜式孔奮也族人千百指慶弔不相關父割資創爲
宗祠公纘其緒定祀期議祀禮祀已而餞燕毛序齒陳
家訓舉社約歙然興仁讓之風從父以不善治生貧子
錢家日踢其門而詬身捍蔽之更代爲償事女兄與其
弟等姊姒化之長無纖芥從王父封公倜儻有大志少
所服下獨喜公每前席與談嘆曰此子也才亢吾宗宗
人冠婚祭葬助其不給人以爲古之汜勝崔寔也雖居
幽室斷斷自脩整對婦正衣冠如對賓客諸子不命進
不進不命坐不坐不指問不言人以爲古之張堪司馬
防也專用振貧窮赴急難爲務不以已能責人不能持

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人以爲古之原涉王褒王儉也
暇時勝日偕朋舊選勝觴咏飲可一石而醉醉而温克
俄俄若玉山將頹人以爲古之嵇叔夜何次道也益公
好古而好事者蹟尋之言行相顧卒無愧古人云其生
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其卒萬曆丁未四月八日諸子禱
祠醫藥百方卒不起其日浴佛洮頮水更衣恬然而瞑
人以爲與西方化人同物豈其然乎元配許蚤卒繼以
呂副以劉若何若方子四人呂生膺善卽方回娶溪南
吳氏何生膺祉卽方凱娶棠樾鮑氏繼同里方氏劉生
膺爵娶溪南吳氏膺祿娶同里程氏四子俱國子生女

二人長適同里汪槐芳劉出也次適羅田方一賓方出也孫男一承縉善出也孫女七一字溪南吳某一字溪南吳某善出也一字潛川汪某爵出也餘未字以卒後三年某月某日厝於某銘曰以君爲古之人耶何當吾世而有君以君爲今之人耶何當君世而不皆君生斯世爲斯民何以嘐嘐曰古之人先生晝夜也振古如茲匪今斯今猗與潘君乃能入於不死不生無古無今

安太學墓誌銘

錫之有安氏舊矣以曠僚不甚著明興而蘇玄珠里人黃茂者贅于安明善因爲之後黃之稱安氏自茂始也茂四傳而國居膠山名田萬畝安氏之富自國始也國有子如山成進士讀中秘書累官僉雲南憲司事安氏之貴自如山始也富不加益身不逮貴而文采風流照映後先則無若少峯君二子緒卿茂卿嫺古詞賦所往還半知名士而安氏滋顯江南談著姓爲一屈指矣少峯君者名希堯字勉仁葢僉憲公家子云母曰郭宜人君夙惠僉憲公著滕口授書成誦長治博士業斐然有意既隸諸生籍錫諸生多閎覽博物君子與君少而歡焉相爲引重而君益思與海內英俊並遊乃以例入太學交道日廣文日奇進方是時僉憲公歷官齊魯滇

蜀楚越之間一切家政倚辦君手籌量而口吾伊朝
觚墨而夕觴勺卒卒無須臾間每奏其文一座盡傾不
審君所從來而四試有司輒不利會僉憲公致其事歸
君從容乘間請曰大人以進士起家官不逾下大夫兒
才不及大人遠甚藉第令倖而掇一第能忍辱至三公
乎古人顯親揚名計有進于此者兒憊矣願息而事親
僉憲公老重公去左右遂許之僉憲公好客與君相當
君家距邑四十里而遠賓客造請履錯于道見君貴公
子而才周旋不少倦人人喜謂君親已爭先締交而宗
人亾賴者君嘗面數其罪銜之以事中君君不欲傷同
姓恩卒從吏訊僉憲公大恚曰我在也而人魚肉我子
如百歲何日爲減常食君亦心自憤君子病沒世不稱
柰何入身以難忍之過而甘之詣闕上書自解太宰楊
襄毅御史大夫葛端簡學士諸葛文懿五六公者稔君
賢爲君分明之而僉憲公以憂君故寢疾君聞亟還走
抵京口水涸舟膠不得渡徒步氷雪中令兩童子掖而
晝夜行足爲重繭僉憲公卹勿勞苦兒歸乎稍解顧進
湯藥而病卒不可起矣君慟幾絕又虞傷郭宜人心入
而掩袂拭淚詳爲嬉戲退而標踊號泣聲變而嘶踰年
郭宜人復卒宜人病革以其副室之子希范屬君曰兒

善視之希范嘗後君世父如陵而趣迎歸與共啟處歲時行脩經師俾以學行禪其家至今希范謂君兄也父我始宗人中公者坐法竄海外衆翕然快意而君殊顰蹙不自寧錫水國君旁求善地治兩尊人窀穸事政熱躬操捄甬居恒自責丈夫不能博功名以成親志又不善睦族而令螫我以貽親憂使人將謂親寔生我而以我奪生我何用生爲慘慘少樂嘔血者久之臨終召二子前語之曰夫好學者不必酬志好善者不必食報然無以是有二心乃瞑時萬曆丙子十有二月二十有八日距生嘉靖癸未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得年五十有四

娶王秘書某女少傅文恪公孫生二子長紹祖即緒卿光祿監事娶徐中山王孫紹勛女次紹芳即茂卿國子生娶吳太史可行女女二長適太常少卿秦耀太守公禾子次適國子生周炳文學士公子義子男孫一社臣聘鄉進士華道任女女孫二長字尚寶卿施策子學源次字憲副顧大典子慶畬俱紹芳出葬以甲申十有二月三十日墓在華圩負酉抱卯夫安氏富而以君善結客富乃不汙安氏貴而人所以附離君不在貴君于文愛左氏讀之字爲漶滅于詩好陶韋王孟于書好趙承旨奕奕有風骨不佞雅遊二卿間入其里而山負扆水

拖紳林木蔚薈疆場翼翼如也入其堂而棟宇榱桷言
言姱姱如也入其室而圖史几案琴尊壺矢環瑋好美
之玩位置表序秩秩如也問之則咸出君所勑貽君同
郡二三賢者每爲不佞言恨子不識二卿父性善食酒
德將無醉座客數十伯人貴賤賢不肖總雜酬接厭其
意而內不失已家養黠桀奴甚夥與刁卓等埒不言而
肅給內外蹶蹶踖踖如也才諝敏茂大有過人者不得
施用于世一試于文再試于家三試于客試于文而未
就其緒試于家而不免家人萋菲試于客而客無能爲
君一拯難者卒鬱悼結懵以死良可悲矣二卿氏之言
曰以不穀兄弟無似得幸于王司寇先君子墓下之石
維司寇是冀而頃者復入關有筆札禁是役也舍子無
適矣不佞椎何可代大匠斲而深嘉君之志行有足術
者不宜令沒沒也因爲采其倩奉奉常狀及所耳軼事
于友人所者而銘之曰身名俱泰士之恒蹇產崔隤命
所乘紛此內美重脩能又何卹乎多口憎求全而毀毀
乃稱以爲不信銘可徵

吳太學墓誌銘

太學生吳公公輔其名也幼安其字也近台其別號也
歙之南溪南村里其所產也上世不具論唐咸通間始

遷歙者其祖光也有以孝友聞者其七世祖仁也有以賢豪自命多長者遊其六世祖崇恕也賈眞州廣陵與父俱以高年賜爵者其五世祖尚瑩也以邑諸生入太學善相地精方術家範爲子孫世守者其王父正學也始儒中賈勤儉方正爲衆所賓服娶于鄭舉二子者其父光言也幼安其仲子也工舉子業數不利于京兆乃謝去其本末也爲稚子而事王父母能養志沒則哀葬則以禮其爲孫順也事父母能養志葬祭必以禮而哀有加脩故業而新之作室則垣墉有塗暨茨樸斲有丹艧稽田則陳脩疆畝肯播肯穫其爲子孝也與伯兄公

選同心戮力持門戶而高其閈閎外禦其侮析箸不言多寡有無其事兄恭也伯兄倦勤以季父光昇屬之兩人意無違拂業日隆起則鳩功庀材爲宗祠聯五服歲時舉祀敬老慈幼周困阨助婚喪一門之內情藹然分秩然季父夫婦相隨卒託以二孤視之如其弟二孤各有成也方司徒稱之曰君家季父故才人君復成季父孤可謂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幼安卒而季父之子日困對簿震風凌雨然後知大廈之幷幪也其收族仁也與人交一言可久要非意相干閽當之其人自愧而更交歡鬬訟者得公一言無不服其平皆釋憾如初新安地

隘而生齒繁食粟仰給四方十六歲荒粟貴騰踊窶人
坐斃獨好積粟小饑則平糴饑甚則賑除道成梁以通
往來脩二氏之宮以與談空空覈玄玄者處而誘鄉人
向善人有一長必表章勵相其成覆蓋其短其洽比鄉
黨也嘉靖庚戌五月十有三日萬曆戊申八月十有三
日其生卒年五十有九也潛川汪巖爵女其配也允清
娶槐塘程太學道賡女繼洽舍蔣宗澤女允寧娶叢睦
汪見龍女其子與婦也槐塘程孝廉子立先朱坊徐州
大夫子守寧槐塘程司徒曾孫孝廉孫履吉叢睦汪文
學子京昌其女夫也琶村大丘之原其所厝也述其事
者猶子允教也狀之者其猶子之師朱庶子元介也以
狀來請銘者其子之友程幼輿也銘曰周官六行爲民
率孝友睦婣與任卹世衰道喪民無一吁嗟吳公行有
秩宗族鄉黨衆所述史狀史銘無曲筆考諸貞珉納而
室胙而子孫安且吉

王太學墓誌銘

王公名化行字安甫常之無錫人也曾王父爲贈戶部
主事約齋公冕王父爲禮部郎九巖公表父爲鴻臚梁
川公重道母華孺人以嘉靖壬寅六月二十有三日生
公方面廣額王父愛之曰吾家大耳兒也少長寡言笑高

視闊步類成人家嘗有盜警衆皆竄匿公獨侍母側不
去母驚問故對曰吾小兒非所急盜至索父所在公紿
以左左乃唐室父得脫人言王氏兒周旋父母間不逃
難匪直能孝且饒勇智矣八歲誦毛詩十六補邑諸生
十七娶婦是爲方伯虹洲泰公女于時鴻臚公好客客
穢雜漿酒藿肉日食萬錢而公愼交遊力行節儉父以
豪減產不能佐公游學資外母陳宜人稍振之公語泰
孺人而母不以貧薄其壻吾柰何以貧儉其親治具召
諸父客來選伎徵歌呼盧浮白迭前爲壽父喜輒盡醉
顧謂侍兒今夕良宴會歡樂難具陳而公不令父知所

從出也益勵精治舉子業會父暴卒家人因緣爲奸利
外侮乘之公私之責數萬迺斥名田質子錢鬻婦簪珥
以償或諷公是可小緩公言吾父生不負人死而負人
是我負父母也母弟某公且壯公不煩以家事俾究心
于學一切身主辦從勞得衰從衰得白矣因棄去舉子
業以例入太學所親疑公雅意功名何舍近而卽遠公
嘆曰是安知我男子生墮地桑弧蓬矢射四方示有事
焉終其身不識京師何狀愧矣遂北首縱觀宮闕苑
囿之盛與太學諸生儁茂者游處上下論議曠若發蒙
而聞母病請急歸過河間念母消渴須梨漿無所得錢

典衣市之持以飲母母霍然良已已自傷貧無祿養泣而目爲腫公體故肥重母病痿朝夕扶掖卧起蹣跚勃窣侍兒皆掩口笑行之十年自如與秦孺人纖嗇治生差增于往而母沒介弟及伯子又殁外侮乘之如父喪時公務爲容忍怨家無可脩隙而孤嫡啼號懷抱作惡男女婚嫁經費不足饑饉薦臻衣食于奔走日不暇給極成委弊咯血矣壽命畫史寫照又屬工人治木諸子請曰無乃太早計乎公言吾少有大志恥居人下而早失恃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五十非夭惟汝曹不以我故失學繩其祖武吾含笑入地耳踰月遂卒公與母弟終無間言殆殁擗踊呼號感動路人歲時存問諸女兄弟不絕教諸子量日脩短爲籍記功有過不譙讓第堅卧罷食令自訟自艾而已族有以女婚人奴者爲返其聘更字良家子歲侵家財餘儅石粟聞友人絕糧因盡乞之晚歲灌園與家人雜作小軒容膝日焚香啜茗寢處其中自六籍以逮稗官野史多所涉獵而更精研方書倦則起步籬間放歌長嘯聞叩戶聲隔竹窺之非其人不應花月之夕共二三客戚情話即他宴會所聞見拂其意竟去不顧尤不喜謁達官貴人面數人過而不藏怒爲人揆事決策十不失一而絕無機械所諄諄誨諸

子者循天理務至誠二言此也卒以萬曆丁酉十有一月二十日距生之日年五十有六配卽秦孺人男子六人敬一早卒娶溫州別駕成某女學一郡諸生娶澄江徐某女心一縣諸生娶雲南僉憲安某女秉一縣諸生娶太學生黃某女繼吳門金某女貞一娶郡學生華某女拱一娶太學生鄒某女女子二人一適故城尹顧某子中美一適都給事中倭某子庠生世美孫男子四人永思聘國子生張某女永念聘太學生浦某女敬一出永初心一出永褘拱一出幼未聘孫女子八人一適雲間尚寶卿徐某子太學生繼貞一字長寧尹張某女象煒一字邑庠生陸某子與周餘未字心一婦兄吏部郎安小范者邦之司直也爲余道公生平與所爲狀合因介以請銘公墓銘曰門多仕宦而逢掖大練吾不謂爾賤累世富人而有革無因吾不謂爾貧居易俟命秉心無競貪賤何病孝弟力田漢以選賢爾奚慚焉吾生有涯富貴豪奢蜉蝣蕣華曆爾佳城貽爾令名不朽哉王生

方太學墓志銘

少司徒方采山先生退而居里以長者之行矯國革俗而其宗黨孚化者尤衆若太學世叔其人可紀也世叔名用仕上世自歙東遷環山後遷巖鎮歷宋元迄本朝

洪永間以素封稱世叔王父近山公巖相父雙泉公尚
本母爲尚書鮑公道明女伯用仁十二爲國子生仲用
俊郡諸生高等叔則世叔巖鎭十萬家當大邑耕者十
一賈者十九雙泉公以陶賢業日起會年當傳則令伯
子輟經生業而治鹽筴令世叔贊之世叔之少也標邁
不循常貫而温顔和辭上下無所失意卽規人過如恐
傷之人多感悟悛改諸賈人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
詐愚勇者苦怯大氏然也世叔與用事僮僕同苦樂知
人善任而因時無一切目語額瞬鬻良雜苦之術而所
贏得恒過當父病十年不解獨居子舍視藥物相啓居

或并日不食浹旬不寢夜則搏顙呼天飲泣而禱比葬
治封樹以身先工作方瘴暑汗下竟趾不爲疲也居恒
以幼失學自訟好觀經史及黄帝素問孫眞人王叔和
諸方書久而奮曰吾聞太學賢士之所關也伯氏鼓篋
焉而意知日益吾竊好之入太學交游四方儒林文苑
之士馴謹有局量宛孔氏之雍容不足道矣而會有目
眚諸醫莫能療自按方飲藥目更大明因以治諸同病
者無不奏功蚤歲數舉子而殤人言宜擇法相宜子者
謝曰是有天命非人力所與吾生平仰不愧天俯不怍
人或不爲餒鬼耳婦鄭强爲納媵鄭產子如驎媵產子

如駢人以爲德感云嘗以三千金屬其黨爲買山貲而
轉相屬者耗之都置不問吾與若俱爲人所誤夫何尤
焉日用大羹不致粢食不鑿居不重席衣不充美晚歲
營池館葅竹樹胡牀鬆几薰爐茗椀之外無他珍好也
又以里人豪奢相競恐其子見可欲而心亂豫章治生
多勤儉攜二子居之豫章人樂其簡易佚蕩結契者日
衆學士張明成折節下之春秋甫艾二三朋好載酒舟
中爲壽風標秀舉遂下彭蠡登匡廬訪蓮社柴桑諸勝
蹟而返初解纜見老嫗哭而欲自沈問其故則以子蕩
費無資身策也捐橐中裝予之嫗稽首謝請姓名不答
父故好施每置田宅贍人世叔施益廣宗族鄉里衣食
不足婚葬不舉稱貸不償道路不治橋梁不飾陂澤不
濟坊庸不具者有所見聞必爲擘畫無遲留顧惜之意
頌德聲屬於耳其生嘉靖癸丑閏三月二十有四日卒
萬曆甲辰七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二配鄭公廷松女
二子長如麟太學生娶崇德令程公道章女仲如駢娶
同里文學鄭公淑卿女二長適叢睦太學生汪公宗
時叔子太學人龍次適槐塘別駕程公道新季子家伋
男孫爲綱如駢出爲則如麟出女孫一葬于某余與世
叔從子太學之孟及汪太學父子善聞公名其客豫章

也汪民部君倩方爲新建令悉其行事二子以民部狀來請志墓鄉人之善者好之信而有徵矣銘曰兄也儒父也賈以儒從兄以賈從仕生也吳游也楚以楚廣業以吳歸土楚貴者重女吳賢人狀女楚舊史銘女是爲方世叔甫

吳憨雲居士墓志銘

余游吳越吳越人往往言憨雲居士之賢也嘗泊富春聞鄰舟泣者語覺有異問之則餘姚楊生也授徒外縣得月奉十金失之盜手一家命懸此奈何因贈之如所失毘陵陸生善詞翰而好上人客游金陵憐其才時規之君自視才孰與禰正平馬季長兩人卒不免于曹孟德今之爲孟德者多矣不戢且有後患陸生不聽怨家中以大獄居士白之邑大夫陸生露才揚已醉飽過差何得至此事遂解復以二鎰助之贖嘉禾有故家子趙某窘而以其女質鄰人馬氏馬氏奇嚴動加榜掠居士惻然心傷之詰所質錢馬氏故昂其直予之不小靳趙大喜過望請以女事居士居士笑曰是又馬氏我也辭之而更畀以金使復其所京口于生母老而貧無以爲養獨務學良苦爲計終歲之資歲給之應京兆試延諸名士講藝察其貧者周之有差浙金生僦居學舍食不

足于諸家館廩之金生遂成名矣從郡城歸半道有賈者醉卧籃輿中輿人睨其橐多金竊負而走居士追之以授賈者語之故曰恐夫夫將甘心于爾以已籃輿送之歸少師事祝先生祝先生喪母無以殯將售其田居士曰此爲親宜然顧八口無以養夫亦親之枝也殆于慕宋文信公明方正學楊忠愍之爲人讀其書欷歔泣下曰千古下尚有生氣大丈夫當如是夫正學祠圮白臺郎余公繕之以如干金襄事余公考石紀事首書居

士名居士遜謝不有也居士事父母温清定省無間所以養志承懽惟其可者父在當湖抱疾窮日并道重繭而迎之至桐江以歸視藥物相起居兩月不就枕不脫衣冠已而母復傷其手療之萬方露禱于神請損已年益母在遠有一菓一蔬一縷一器念二人所未享慼然變色潸然隕涕也兄弟急難以身周旋雖跲踣處不顧族伯某之後妻虐其前子强使書忤逆狀迫慼殆死居士集家衆論其母卽質有司吾曹爲證可柰何乃焚書而子始卽安族兄業儒屢空無以餬口飲之二十許年病則日饋藥爲書謝居士居士攬涕如屑也已爲之葬其

篤于親善推所爲如此在提孩時穎慧無市兒嬉戲態
父心異之使受易習舉子業已復受春秋博聞强記屬
文敏而佳大司徒殷公見之曰是必令器以其孫女女
之弱冠補郡諸生爲郡守竟陵陳公高第弟子入太學
太學師有國士之目諸公卿折節下交四方士過從者
及當世之故利病得失白黑簡心嘗曰學以經世務空
文何益酬應書疏翰動如飛幾于一日百函所著詩文
數卷藏于家皆斐然有致與人交底裏上露而是非可
否不爲阿狥卽貴人強有力者必申其志箴人闕失而
惡夫匿怨爲友者以是人愛而敬之教三子事事物物
原所本始要其指歸而擇賢者爲師友數舉咸之虛以
受人謙之卑以自牧爲訓兩言者居身之珍涉世之津
梁貽後之福澤也伯子十三爲諸生誡之曰昔程伊川
先生十八歲上仁宗書陳王道范文正公自秀才時以
天下爲已任無沾沾自喜必爲君子儒會當入試而疾
作母復疾憂之深遂革諸子侍而泣斥曰修短命也泣
何爲者汝曹力學善事王父母吾目瞑矣起而坐端拱
而逝居士名祚衍字承明先世出唐少微公某歷傳至
介石公其以節孝顯名介石公生鴻臚公某鴻臚公生

允孝公某亦太學生人稱長者娶巖鎮方孺人三男子
居士爲長生隆慶壬申某月某日卒萬曆巳酉某月某
日年三十有八娶殷卽司徒女孫其父錦衣公某子三
人伯孔嘉郡諸生娶孝廉程公某女有孫曰道長仲孔
碩娶太學羅公某女叔孔馨未聘女四人長適儀部鮑
公某子宇度次適處士羅公某子光祿餘未字孔嘉有
文狀居士行以墓志請與余所聞合質之其里中士大
夫皆曰可銘也銘曰畢世爲儒裹逢掖所居重于二千
石文學任俠聊寄迹考友教家儀不忒達爲仁義施四
國子孫繩繩食舊德降年不永空爾惜墓有銘兮廟有

祏令問宣昭永無斁

汪太學墓志銘

今天下佞佛甚矣率婦女而膜拜梵唄捐田宅而莊嚴
金碧貝筴多於經史僧雛衆於甲士然猶淺夫俗子所
趨尚耳惟號爲儒者以聖門良知之學附釋氏明心見
性之說使賢知豪傑墮其雲霧中吾道將爲天下裂甚
可憂也門人程公叔謂余言其里有太學生汪君者以
拒佛名其齋題其柱曰尊聖賢力追正學闢佛老期挽
頹風恒言韓昌黎一代山斗作原道人其人火其書是
矣復與太顛遊致有紛紜之議而理學家尊其人誦其

書此孔子所攻異端孟子所距楊墨也陸氏學流於禪
朱子辭而闢之吾輩卽未能望孔孟藩籬朱子鄉先正
其則不遠奈何倍之余深嘉其持論以爲知者不惑世
自有人問其姓名曰名夢麟字汝禎踰年而公叔以嵇
屬太學生汪高元見則君之子也而君卒矣因以高元
所爲君狀乞志曰此先生所稔聞相慕者非今日丐諛
墓也按狀君唐越國裔自唐模遷竹林而有處士暐娶
吳孺人舉三子君爲季幼有異質里人范左丞直諒多
聞造次依于軌則宰南城時君方髫往從受業不爲俗
儒守章句以是試郡邑不售乃入成均壬午試京兆分
校者擬上第主司以溢額罷因自奮曰夫科舉取士起
曰晚近使人困頓利祿之路於身心何益搆樓藏書充
棟口誦諷手丹鉛丙夜無倦色而尤研精于易觀象玩
占以究極潔淨精微之旨每與人談說里耳駭聽老師
則擊節此得周孔心印也樓有琴有古名家法書有彝
鼎多三代宗器讀罷則吟詩聲中金石援琴鼓之穆然
而有深思已臨諸家書一二幅而摩挲諸鼎彝欣然獨
笑客或曰是不犯玩物喪志之戒乎君曰否吾聞之易
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道器固不相離因
器以見道何玩何喪不賢于博奕者乎已入鄒魯周視

孔孟遺蹤低迴久之不能去寤寐若有指授入楚登太
和泝江漢詠江沱漢廣之風暢然滿志宇宙大矣吾塊
處一隅非是游也幾類河伯之自多耳君臂脊勁挺長
髯如戟望之知爲風塵表物良辰嘉夕携所知扶笻登
山命舟泛月酒酣以往拔劍爲桑林舞高歌長嘯振林
木而遏行雲不知者目君俠烈豪舉不知其少有宰物
之情行不偕俗道不施用故託于山水文酒以取適也
其友詹郎汪孝廉知之曰汪汝禎伉爽博雅忠信純粹
得之學問中深矣君早失母念之泣數行下事父色養
備至事二兄恭而安仲兄遺子未孩育之誨之有成宗

人有贅于鄭者冒其姓衆數千指素相睦以小忿絶往
來解搆如初奴産子富而爲鄉三老多不法言之施明
府斥遣之名正言順輿情歡快親知貧者貸不責償或
犯有司默爲調劑疾惡嚴雖強禦不憚面數改而止無
衆寡無小大無貴賤稱物平施人無厭斃身未嘗疾首
蹙額卒之年高元南游別於屯溪忽泣下高元亦泣復
拭淚而言父子天性至親無所解於心非有繫戀恐懼
也秋仲病痺召高元還又數月卒遺言一通略云吾年
五十學業不精一善無稱且有四罪未得事母未及事
君未能化世不信佛未有餘資以周所見聞疾困子孫

成吾志吾瞑矣其生嘉靖辛酉八月十有二日卒萬曆乙卯十有二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五配戴孺人司理元毓女子二人長卽高元娶黃太學舜年女次高志先卒娶吳太學懷訓女孫五人文亮聘吳太學可試女文鼎未聘文端聘吳某女文儒未聘高元出文康聘吳太學道茂女高志出孫女三人字朱祕書家用子文學之綬子一字吳太學可學子一字程太學一鶴子高志出銘曰拒佛而情累無牽死生脩短任天卽禪伯何加焉學不講而內行靡愆晚節彌堅卽儒宗何忝焉不談禪理易不附儒名難謂爾中行獨復其誰曰不然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七

程貞靖墓志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程貞靖先生名造字飛曜雲夢人也正德庚午九月二十有五日生萬曆巳丑六月八日卒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葬孝感縣夫子山之陽配張孺人先卒子三人伯曰鄉賓載良娶周繼熊有子式勛式業式和爲諸生者二仲曰學生輿良娶楊繼李有子式猷式謨式烈式功爲諸生者一叔曰進士德良娶趙有子式仁爲諸生凡曾孫若而人女孫若而人曾女孫若而人婚姻皆著姓雲

夢於楚蕞爾國而程氏備福曼壽子孫多且賢里閈言
言邑遂望楚則先生之爲也先生蓋明道十四世孫南
宋時祖顗吉扈蹕渡江家黃岡三傳生本元季遷雲夢
高皇帝辟授邑教官以直諫顯代藩擢同知汝寧府事
其遺宅在今學官右本生易易生升升生春霖春霖四
爲之娶婦母蘇病不解衣侍藥或至竟月沒後每奉酎
祠下涕泗滂沱居恒布冠褐寬博非極敝不易少年好
奇服者目攝之是人妖也治生貴纖嗇而好周急資計
羞溫分散與貧交疏昆弟賴其存者百數鄰中疫所善
胥絕往來遣伯子視之迄無恙雜者誤多入直馳使追
償之族衆累千事小大一一咨稟出片言無不款服某
子甲以私憾搆人大辟力爲解釋歲饑盜起望先生之
廬而返曰仁人也犯之不祥居邑門外外戶不閉邑令
高先生行誼以鄉大賓禮者三部使奉詔書賜爵一級
爲一服拜賜即謝去自束髮至白首與物無競輯顏溫
辭不別少賤唯教諸子孫則瑣科條嚴準繩諸子孫無
敢以媟見德良司理重慶時以廉平爲訓既坐口語歸
索中無一蜀物先生喜曰使兒爲臺省孰若爲清白吏

已改河南理手書勑之第如蜀治行毋以毀譽改錯亡何疾作旬日不食至期沐浴衣冠揖別其家人乃瞑邑薦紳學士以黔婁文中子相方而私謚之曰貞靖義取於不隱無屈寬樂令終云江夏郭太史美命狀先生行甚具采而銘其墓曰五福一曰壽耄矣駘背黃耆三曰康寧而沉冥無搖汝精無勞汝形四曰攸好德樂其道根心生色乃見天則五曰考終命體全而歸順受其正所不足者二之富此阿堵物故不屑就吾取箕疇更而爲之益曰子孫其逢吉按謚與狀而名其德曰平康正直會歸皇極皇斂五福宜汝錫

譚隱君墓志銘

吾邑有隱君子譚一甫者孝廉伯趙父也嘉靖甲子郡永蜀張公攝邑篆試得儒士五人伯趙爲首才十餘歲姿儀玉潤衆驚問誰家郎君或對曰是老儒生譚一甫子于時里中別駕桐野李先生深器伯趙以仲子茂才蒙澤之女妻之而君固辭齊大非吾偶也余心服慕君想見其人會有四方事不果既十年先大夫請告伯趙從游與諸弟交甚歡又數年余遭先大夫喪歸見伯趙于思矣其文行日益著余往還始密因緣得見君君于思與子同而癯談論出入經史亹亹可諷聽家城東十

五里而遠曰觀音崖泉自崖下垂如瀑布旁出溉田所
負連山所面大野殊有勝覽好事者鐫崖之石曰宦遊
一快遂自署快崖歲時從社中人載酒其下話桑麻較
晴雨已更敲棋呼盧相與酬飲或踞石而臥剔泉而浣
倚杖放歌而誦考槃之詩曰吾以此棲遲以此忘饑永
矢無諼矣人乃目爲隱君子云君父軒初娶于戴早卒
繼娶于申實生君戴無子有女兄一人歸于羅同產女
弟二人歸于魯若李君友愛特甚偶吳亦推君意事諸
姑甚睦魯若李奩資悉取給君無何父卒君擗踊而號
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雖然有古人之訓

在內稱其情而外稱家邑長者善之是子也孝而達於
禮無何婦翁卒有嫁禍其婿事得解里
人子弟就君學稍資月奉供母君復哀其貧者脡脯不
具無所問母卒又爲衣食諸弟比伯趙以諸生食廩所
授生徒月奉倍君君又旁推及其宗人宗人數千指炊
烟相屬溫然如一丘之貉故嘗甘心其父者後大陵遲
爲覆護使無失所宗人彌愛敬君矣閭當車馬孔道道
反背于形家不宜里長賦者征斂無恒舉宗病之命伯
趙言有司興除其利害鄉鄰有爭爲居間一折諸理衆
聽命如律令士大夫游巖泉者聞君賢造謁觴行酒盤

行蔌款之終日客對君亦若飲醇饗大牢忘其共具之儉也君闊達大度中情見貌卽御諸子女臧獲未嘗有疾怒容而吳媼以嚴相之內外肅給君不復齒及生產自頊里俗澆漓子弟稍進取則父兄恣睢而君不因伯趙意氣加昔左右或言宥敢不拓如食指何君曰求田問舍此陳元龍下床客耳吾恥之夫舉子古稱孝廉吾以子富非廉子不以廉事父非孝洵能行此二者所得贏矣少受詩江右郭先生更受易邑南川王先生王先生門徒甚盛推公爲冠邑大夫李公試君文在高等君貌短小逡巡弗敢任李公命兩隷掖以行繇此知名然數奇竟不得占博士籍而伯趙小時了了盡以所受書授之已又授兩孫內外傳兼資不督而成伯趙初舉君勞之曰吾家耕且讀數世卽吾學四十年至兒而後成名大丈夫能事詎止此乎兒勉之而伯趙又數困春官君春秋踰耆則謂伯趙何不乞一博士書所云敎學半也伯趙待次都門心忽忽如有警遂請急歸歸則君時置酒與宗族父老高會令子孫侍誦說往事慷慨慨不勝情又數月乃卒是爲萬歷壬辰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距生正德已巳六月二十有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明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葬巖東南原所自卜兆也君

名秉爵一甫其字三男子伯完卽伯趙仲亮叔充一女
字茂才董教子天策未行而殤伯趙婦李卽別駕公所
許其母周衣食伯趙二十年見壻舉尋卒君曰兒非婦
之母無以有今日卽貧當報德爲經紀其喪盡力男子
二人如絲聘孝廉夏崇謙女如綸先聘余仲弟孝廉維
極女殤復聘余少弟光祿丞維楫女如繡聘茂才王寅
女女子四人一字茂才魏啓秀子九功余妹氏舅西安
公家孫也一字太學生胡宗沆子槭一字貢士王玉予
應鏘余外父光祿公季孫也一未字亮婦關處士勇女
男子二人如綱如緒充婦吳處士益女男子一人如繼

女子一人字處士畢應宿子世暘銘曰周士所繇黨正
州長族師閭胥敬敏任卹孝悌睦婣有考有書齊修內
政鄉長復事君親問諸居處好學慈孝賢仁有其人歟
匹夫有善上莫不聞拔茅連茹胡不逢時以此河滸寘
君擅車譬之甫田君剪其茨爲菑爲畬貽爾子孫百穀
用登翼翼與與我瞻東南有宮一畝有丘睪如過者趨
之乘者式之隱君子居吁嗟乎君生無不足沒亦有餘

徵士方君墓志銘

方徵士名大經字元常自號梧石主人歙人也其先炎
帝裔以功胙土方山因以爲氏代有聞人漢方儲宋方

回明方顯最著七世祖垓三生道裕道裕生社達社達生永旺永旺生明祚明祚生尚寬娶于劉生徵士父母蚤世其王母繼也而有兩少子不以徵士爲子數而斷養畜之外翁摩挲其頂曰是兒有奇骨目若縣珠當成宅相吾女不亡矣時時周給之既冠受書成誦外翁死粟不足無所嫁罷書嘆曰大丈夫寧槁死乎父母栢棬簪珥寓諸他所蓋勵有存者取以服賈善心計走陳亳維揚間以爲維揚江淮綰轂其口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居五年稍贏家有遺宅直可千金而仲父死其妻與季父將售諸鄰人汪氏子而族人欲得之者直不及半且須三年兩家不能忍徵士慨然曰吾聞大宮之椽爲盧門之椽君子恥之重棄先業也方氏失之方氏得之吾祖考庸有憾焉議遂定而自卜一廛督工人織以帛易粟因歲豐歉爲出入遂致巨萬族有以其里第操書致來者徵士喜此吾向所以持叔季不欲與鄰人者也可爲吾桑榆之收矣亟以善價畀之貲既饒痛父母不逮養衣食菲惡而歲時伏臘享祀極豐言輒垂淚季父折閱數解橐裝爲助仲父子落魄以本業之數敗數更給曾無倦色仲母稱未亡人二十餘年朝饔夕餐供給無乏租庸所需以一身任客或諷之若不憶昔居約時事

乎以德報怨非人情徵士謹謝之曰吾不得事父母見
似父母者猶父母也骨肉至親非外人可論德怨且緩
急人所時有若能爲石人耶客服公長者後福未艾也
感外翁知已篤愛其子子死則存其孫母之黨數十百
人待而舉火有貧而行賈于茫雲于荆門于豫章者或
以失筭損橐或故匿其母錢或累數百金不問配劉媼
少同食貧相助爲生有繼之者矣思劉不忘亦善視其
黨同人吳甲昵狹邪没其貲化誨之糞自新甲反噬徵
士私語其子是夫天奪之魄必無生理多與金錢遣之
無何甲不良死衆謂徵士能以智行其仁晚年以眞州
田地善可家當國中爲列肆左右爲質庫爲序室後爲
閨閣斧藻鉤繩事精整皆匠氏意想所不及居鄉恂恂
若不勝衣若不能言稱人子不爲諂與人不求備不報無
道而疾惡如風忍弗能見改則待之如初鋪餧掩骼治
道成梁齋僧繕祠諸義舉叩之立應撫童僕共甘苦樂
爲之用敬禮四方豪賢供張具物若孝廉南越鄭公豫
章劉公徐公陸公每過從必兼辰累月乃已鄭公目之
萬石君張公藝云稱者之歲宗人徵文少司徒氏爲壽
遜不敢當司徒一言使人重於九鼎大呂幸甚顧何德
以將之且吾父母不獲中壽念之殆不欲生邑行鄉飲

酒禮禮爲大賓復固辭物莫賤於妄授徼一時之寵以
辱大典負乘招寇不祥莫大焉君子嘉其退讓善持盈
也徵士雖不竟學暇日于史傳多所涉獵居以二子侍
游以二子從諄諄訓之不休決事成敗判人臧否類通
達儒生故壯無疾繼室支病其家以李醫來治見爲鴻
術偶徵士小恙醫誤以滯而下之病滋長長子之孟乞
靈茅君歸則不可爲矣詔以孝友儉讓四字復諭家老
毋忘舊恩遂卒支後百日亦卒徵士生嘉靖甲辰十月
三十日歿萬曆戊申三月二十有四日劉媼行事具民
部程子鑒宗人侍御元彥狀誌中支爲儀眞衛萬戶蘭
女劉生之孟娶朱方徐佩女有女兄適鮑司徒孫同甫
支生之賢娶荷池程敬裕女孫男三人順孫節孫茂孫
之賢出女一之孟出俱幼未聘字之孟介余友汪士能
乞余志而銘之曰五載而興高大其門自遠有耀以方
氏聞本義率祖本仁率親富而好禮宜其國人天之困
女玉女于成既富且壽多賢子孫以報女德身沒名存

方外史墓志銘

歲乙巳冬方建元以其佳日樓集屬余邑洪明府寄余
俾爲之叙明府建元里人也會余起家領鄘延節拮据
兵事明年夏小休叙成以復明府及建元同姓中爲河

西小吏者致之蓋三年而建元卒踰年余始聞又踰年
其子來乞志墓則前所託寄皆已至獨建元報書浮沉
耳憶余客新安汪伯玉先生與弟二仲亟稱建元也攜
之過其館中論詩詩大有致而是時建元墨名滿天下
詩乃以墨掩既與久游至今垂三十年而知其人以墨
與詩掩也建元父時通初娶于胡生伯子大衍已賈江
陵娶于陳生建元幼而穎悟物至能名好讀屈宋騷賦
漢魏六朝李唐諸家詩而又好游西入楚蜀至夜郎北
入齊魯燕趙至薊門盧龍諸塞上感事弔古形之篇咏
諸名士延入社中據左席浮白長嘯醉或累日夕鼾臥
忽寤而伸紙揮毫多奇語人益異之又好從少年短衣
楚製馳馬試劍牽黃臂蒼捕生鸞鸞而返或過青樓自
度曲被歌聲五木六博諸戲錯舉遞奏又好救人戹振
人不贍所席父遺貲揮斥殆盡亦會有病遂歸而婦已
產子持門若丈夫一切家政聽之不復孰何第研精于
詩汪先生爲豐干社能詩者推遜建元顧其家貧汪先
生策之曰吾郡故能爲墨羅氏與金同價今亡矣子何
不爲墨古人遠山磨喻糜以助文思是或一道也且可
治生豈賈豎之事汗辱之處如楊惲所云乎建元諾命
其子按朱萬初潘谷郭圯李廷珪父子諸家法選煙和

膠墨成傾其郡中所稱名牧象本六經綜百氏通三才該萬有尚方底貢文苑借資四夷爭購以爲瓌寶語具墨譜中故爲墨者嫉之百計務出其上卒不得無所發憤則中以獄財勢所使無如之何走京師避之久之事解而在困難時吟咏不輟識者益服其雅量會怨家身扞文罔衆皆快之建元詔其子曰告往知來始可言詩吾以治墨而信學問之無終窮也吾姑與若言墨若以非煙至乎進之而有九玄三極夫詩抑若是則已矣故建元墨晚逾精汪仲嘉品之曰青麟髓歙令方伯文海陽令李宗甫譽不容口兩君者不直知其墨又知其詩與其人者也建元雖跅弛不羈而行先惇倫上世居聯墅無宗祠傾圮之半偕宗人侍御創爲之父祖以上久未歸于土卜兆而厝之與婦白首無反目傷其兄無後晚納姬生子以爲兄後命曰繼伯事丘嫂潘二十餘年葬祭備物佳日樓不戒於火所藏書畫化爲煨燼惟集與墨譜在神所訶護非偶矣疾作三日而歿遺訓有云益者三友善交在久美者自美醜者自醜譽且不虞毀於何有其襟期夷曠識趣高明畧可徵已建元名大漵字于魯後于魯墨入大內因以字爲名更字建元卒萬曆戊申正月二十有二日生嘉靖辛

丑五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八初室于汪繼楊汪一女適臨河程雲龍一子卽嘉樹技藝文藻肖其父而娶同里汪雷女庶子一卽繼伯聘同里鄭大廉女孫男三文羽聘谿南吳弘松孫女文翼聘同里江太學起龍孫女文翀未聘孫女三長字上里殷太學宗儁子餘未字某年月日葬某爲狀者程民部坤輿李民部宗甫宗甫卽海陽令也兩君目以外史因其名而志之銘曰魏韋仲將有墨方一點如漆何精艮其人能書能文章大兒北海孔文舉貽書甫休深見許老蚌產珠保家主方建元墨誕齊名翰林主人子墨卿墨瀋淋漓筆花生文敏篤誠性貞實以韋方方顙畫一孔氏之言史今述銘之于石瘞之塋維詩有神墨有精與爾精神高九京

東嘉方君墓志銘

方湯夫客劉比部公所其兄子謙客余塾中時召日者及善相人者問狀皆云不祥心憂之貌爲日瘠今年春湯夫卒踰二時子謙始聞訃而哀不自勝飲泣向不佞曰先君遺腹子也吾弟又遺腹子也而皆蚤世天之降割余父子兄弟甚矣然度可以不死余父子兄弟者有大史公之筆在先君拜表墓之辱請以其緒施及吾弟吾弟貧且賤耻不無可述者具劉比部公狀中比部以

讜正著聲不輕許人太史其采納之按狀君諱日新字湯夫父曰茂才道言母曰嚴孺人先世詳在家乘君生不見父十歲更失母母其哭母也中於禮所謂孺子慕者是時兄子謙未受室里豪齮齕百端方氏卮若朝露而外大父嚴翁出佐邑外大母王孺人來就方氏家鞠育二孤二孤小有生色君受經塾師所覽誦不忘久之爲舉子業有緒而性好山水時杖策赤石陽湖間眺聽嘯歌終日不爲疲久之復好爲弈里有鮑一中弈品于永嘉派爲第一死久矣從故老得鮑所藏秘法案習之遂盡其術時復有李中周源徐希聖周徐亦前君死獨李

在君毅然請往試李不能敵而維揚亦有與君同姓名者及兄子謙咸國手于是人號君東嘉小方云然不欲以小數自名更極意爲詩詩成衆交稱善也嘉隆以來名山人者鵲起游貴顯坐作聲價君竊恥之故足跡未嘗至京師所最稔爲劉比部比部上書言事謫閩及歸慈谿游武林宦濡塢君皆與偕偕或經數歲手談或累月日不輟比部從濡塢朝京師而君病比其返也未浹二旬沒矣沒時不以妻子爲念唯自惜費精神無用今而後知有歸根復命所耳比部初從導引師有得以語君君始疑而終信沒後比部夢君以一紙相示覺猶記

其末語云余性嗜弈余志言詩悟道成眞形神妙時亦異矣君生之年爲嘉靖乙卯閏十有一月十有八日卒之年爲萬曆戊戌三月十有八日年四十有四娶西關谷氏女子三伯履亨聘戴宗乾女仲履吉聘千石寶應簿王之臣女叔履長尚幼女一未字比部既斂君召仲子來蕚以還而子謙亦辭余歸謀葬君先世之丘余以子謙悉君父子後有子而先無父居布衣之位富能行德貧能抗志此所同也父子二見其一子得見三子父年二十有五子庶幾倍之子有哲兄而父子遺父正襟牖下子客死此所異也至以出世法觀何同異之有不佞第用世法如比部目爲之題曰東嘉高士方君湯夫之墓而銘之曰生也永嘉没也合肥爾有良朋道相謀今無違沒也合肥葬也永嘉爾有邦族魂歸來兮無遐弈耶詩耶託名游藝寧惟弈詩爾生亦寄四十四年浮漚夢寐朝聞道夕死可矣爾所聞者云何嗟九京其誰起

處士潘君墓志銘

太史公傳貨殖子貢范白其人豪傑貨殖特餘事耳故以爲首倚郭傑寡卓程孔任刁閒曹邴師史橋姚無鹽行事差可紀故次之關中田杜若販脂賣漿酒削胃脯

之屬無得而稱焉故又次之其文體議論多於叙事與他傳迥殊又曰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其人能且巧自可傳況賢此者乎余觀其所爲潘處士狀抑其次矣處士昆弟多文學能爲司馬家言猥以余承乏太史屬爲之志志曰潘處士軋歙巖鎮人也先世自婺州徙宋有隱君子洋發以節聞數傳爲稷憲稷憲二子長桂林次桂挺桂林娶于汪生處士處士五歲父卒女弟尚在腹資用乏母子煢煢也處士奮曰人生安能老與親相守顧自立何如耳仲父異之兒志量若是吾兄不亡矣稍長從仲父之昌江爲陶旅賈器皆精良無得以髺墾薛暴相

售少有則弛贏旅時斂賒爲儥首率已轉轂百數賈梁陳魏趙間已用鹽筴賈淮南致鉅萬眞州人號上賈矣處士有心計言利事析秋毫然如布帛之有幅焉毋過取又立義不侵爲然諾一鄉人推之祭酒顧益退遜席處下道讓左暑不張蓋出入不以車騎所居萬貨之川賈人豪奢相雄長獨皂帽褐衣周旋其間居亳逆旅賓氏子同薦食遺三十金而去使人追之道相左日且入而賓氏子還舉以付之不受謝或失算而少受直者必語之故且示之算以此人人稱處士長者趨之如歸市稱貸率十而取息三處士第取二時時焚無償之券捐

不可得之虛計人親愛處士卒不忍負所收息更溢諸子錢家支屬故舊貧者婚爲具幣贄沒爲調棺斂間私遺金錢不使人知或問之則曰昔吾居約恥丐人今施施自喜彼獨無媿于心乎柰何以施媿人傷女弟之不見父而蚤失母也厚奩具歸之許氏又不幸蚤寡輦之來舍子婦僮僕事以大家之禮終其身仲父四子伯轍仲範叔輪季輜伯仲蚤死仲父繼之輪輜衣食之欲恣所美好出恒浮于入處士陽爲裁而陰爲助已而輪復卒處士病革呼伯子璸而屬之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仲父也仲父之子失所吾何面見仲父地下孺子差善

居室爲我善視猶子他日庶可見吾地下已而輜復卒仲父家四嫠婦二孤子送死養生事物備具十餘年父之所敬亦敬之父之所愛亦愛之伯子不食其言矣處士卒之日詔家人焚香舉手誦佛號而瞑是爲萬曆戊戌六月二十有五日生嘉靖己丑十二月九日年七十配況碩人以勤儉佐處士卒擁高貲恨不及事姑歲時祭必豐訓子若婦有禮法事處士季父之妻子季父之子若婦一如處士指先處士十年卒二子伯即璸太學生富而好行其德娶吳氏舉二女仲瑾亦先處士卒娶亦吳氏處士所操錙銖耳積累倍千戶侯可謂曰能其

還遺金不倍季父恩求之貨殖諸人豈易得哉天命不
僭稱老得正而斃豈其倖福于回惜不逢龍門著錄史
記中志惡可已也銘曰士古有五月披裘而負薪不取道
遺金延陵季子實使之將無見人故立名不過從兄飲
矯情哉第五倫一夜十往視兄子退而安寢何爲無私
自其眞心潘處士見金不見人全而歸之非惡其聲撫
四從弟家有成疾華詔子復諄諄能使子奉之迄今維
兩端發至誠賈人業儒者行疇傳貨殖視茲銘

鄉祭酒吳翁墓志銘

自頊里中宿素衰落無論右姓通人卽田庚褐父曠若
曙星豈陽九百六冦運固爾耶邑西北境有右溪吳翁
者白首耆艾魁壘之士也天不憖遺一老翁復捐館舍
矣子若孫所爲翁狀數千言斐然成章介余叔弟乞銘
墓中石叔弟于翁爲從子壻核其言非誣采而志之使
後人傳耆舊者考鏡焉翁名希名字宗實所居富水里
大陽山之右清溪帶之自號右溪主人先世祖廷章自
吉安徙八世至明爲處士瑜瑜生茂才敬年八十有五
以令德賓于鄉敬生處士伴山翁價比德於父是生翁
翁仲子也少有異質啼聲覃訏載路稍長受書善記卜
筮星曆醫藥相地相人諸方伎家言無不綜覽談者莫

能難釣獵騎射五白六博擊筑高歌伏習者莫能勝也會伴山翁爲里豪所漁奪亡厭翁槩侮疲於奔命乃謝去舉子業曰國有六職王公士大夫農夫並列周官吾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與僮僕並耕暑雨祁寒十九野次而又善察土宜觀天時陰陽晦霽穰美衰惡坐而策之無失歲率大獲居人驚相謂力田不如逢年殆不其然不見吳翁力奪歲權以故不窺市井不行異邑無秩祿之奉而所入與千戶侯等旦夕具精饌奉父母請所欲敬進之几杖衣裳惟適之安脫有疾藥必先嘗不浣櫛而侍其執喪哀其舍槻棺槨葬祭豐其治生類白圭忍嗜欲亦類宣曲任氏先畢公事而後及私三黨之戚大氏無慮數百人無貴賤少長賢不肖曾不以惡聲忤色相加遺餓者食之病者療之沒無歸者瘞之婚若嫁者助之爲排難解紛而以金報謝者卻之鄰人子爲穿窬盜而獲者慰而遣之其後悔過自新則獎許之嘗有細人搆翁於邑丞所丞持翁而貸三十金亡何丞卒翁聞輒還其券夫宦而乞貸又不幸而客死吾殊憐之安忍修郤從孫季習孤而貧翁資之學迨舉於鄉所貸前後四十餘金踰年卒人言其婦裝送不薄可收責也翁蹙然曰吾家二百餘年代有隱德至此子而始登

賢能書曾幾何時而失之是之不惜而惜區區者乎所
鄰善田宅以書致來必與善賈賈或過當傭田者或數
逋其租或越疆而侵或負其子錢並母錢失之不校也
平居好古人嘉言善行書之四壁皆滿里社燕會過從
娓娓稱說之以相風厲環里之左右道靖佛廬徒杜輿
梁出翁繕治者強半緇黃瓢笠多歸之中歲作勞善病
忽有道人詣門款語翁識其不凡告以病狀道人搖手
是非藥石可愈授以導引術別而問其姓名指口者再
吾幼辭家學道今耄不省記矣其夜翁夢偕羽士登崑
崙苦弱水不可以舟羽士飛渡去驚而覺如其方行之
病良已因寤再指口者吾也蓋純陽云爲詩自傷恨相
遇之晚已遇高僧說法長慶禪院而心善之每歲孟春
掩關習靜法華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瀾翻在舌大洪叅
上楚之名山往祝釐者數矣朱顏素髮步捷奔馬游人
望之若仙屬有詔賜民高年爵一級譚博士宋明府焦
別駕及邑諸生先後舉翁行誼與詔合翁不應所親強
之如格明詔何且夫逃爵祿者謂有職事則有勞勩有
寵辱則有憂患今爲帝外臣雖褒衣博帶何病翁飄然
服以拜賜邑鄉飲酒禮翁大賓翁固辭邑固以請亦勉
就之酒一再行促駕歸指城闉而矢之是不可再辱吾

足矣治園舍旁喬木修竹窅窱葱菁池魚林鳥充仞其
中時而抱甕行汲時而拄杖長吟勝引窓戚臭味合者
班荆浮白極歡而罷初娶于鄒繼娶于賀皆無子以伯
兄仲子沛爲子十六而爲諸生十七而娶周處士滄女
十九而天其季弟生子天授三月而孤翁育之亦爲諸
生天授凡三子則又以其少子季重爲沛之子季重之
生也翁感異夢取諸其母之懷而與賀媼乳之小字之
曰繼九九年而翁側室陳舉子天祿翁年六十矣爲季
重娶賀處士尚金女生子二人曰兆崑曰兆嵩生女一
人爲天祿娶賀處士玉女生子二人曰昌曰瑞翁日置
左右號咷嬉笑應接不暇忘其日之永歲之不與也翁
故用勤起家用儉守之而獨爲子孫購書延師不惜費
日丁寧督課此吾未竟之志也勉之矣季重已爲諸生
天祿冠且婚翁年七十有九而後倦勤語子孫吾將爲
陶朱吾將爲陸賈女曹垂拱蒙成無乃以惰弛乎其析
著而居庶幾知小人之依知稼穡之艱難又二年萬曆
癸卯十月有九日翁卒距生嘉靖壬午十月十有四日
年八十有二先期子孫奉觴爲壽中夜對案不食吾其
逝矣寢疾五日而卒翁六十以前無子子其兄之子亦
夭而後有嗣孫有孽子復有孫孫復有子隣人不戒

於火比屋延燒惟翁廬無恙言厚德食報者以翁爲證
云墓在夢更山之麓生時載酒其間顧而樂之爲窀而
封之若馬鬣左爲祠祠里所爲慶佛寺周遭手植木千
章大可蔽牛彝器輀車皆備曰他日不欲煩子孫其達
如此銘曰目而爲唐壤父爲虞石戶之農其業似之而
緣飾經術亦何雍容目而爲楚狂爲漢陰丈人其標似
之而廉不絕俗隱不違親目而爲晉復陶爲岱榮啟期
其年似之而田園之樂子孫之奉罄無不宜目而爲秦
公士上造簪裊不更其爵似之而以德舉非以賄成目
而爲漢鄉三老有秩嗇夫其政似之而遊于物外吏道
無拘與天爲徒與人爲徒先民餘裔後進楷模

程叟墓志銘

余傳叟之再踰年爲萬曆己丑歲起家游梁未嘗一日
忘菟裘也以叟伯子善形家言屬之物土方量事期因
而護作事鉅細惟所擘畫叟時謂伯子士爲知己死
乃公幸健啜無以內顧分念又再踰年爲辛卯叟趣伯
子視余梁署中間者闊焉李公不聞故人讜言矣則更
手書其持齋時所爲偈遺余而終丁寧之曰君行縣慮
囚寘失不經此無量功德也余甚味其言非長者烏知
此乎其秋余移虔州有采薪之疾伯子自雲杜返新安

使人要入虔留治藥石甫信宿伯子心怦怦動亟請行
固留不能得衝風雨發舟是爲十有二月十有三日其
明日叟卒於家伯子以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叟梓木
坑省南塢中負辛抱巽而余病免里居伯子復匍匐至
楚飲泣謁余夫使孤不得奉家大人含殮爲世大戮者
唯君家大人知孤忠于友沒不以孤不侍無視不含者
亦唯君能不朽家大人俾孤有辭者亦唯君君其圖之
余傷叟以余割父子恩高誼未有報卽不文何辭而處
士生平行實具傳中無可益稍採其世系與傳所未載
者志于墓之石叟名神保字子安家祁門善和里山中
而行之五十年不易娶於李爲黟三老萬山女有婦行
少叟三歲踰八十而後奉神一如叟叟大喜朝得正法
夕死可矣叟素強無疾病伯子按太素法診脉多效叟
獨不令診吾晚稱心安居士自以於世大耋卽死固當
脫脉兆不佳徒亂人意至臘而七箸日損元元無言叩
之亦不應忽呼其家孫可行詔之曰乃公踰艾抱孫孫
有室十年未抱子其速置側室今長往矣不及與而父
別所居面傍雲山有石巖鑿龍深三尺廣倍之如丁蘭

刻像祀其中寄聲而父李公石交無相負也公鄉以月
奉餉乃公乃公藏諸笥其爲石橋濟鄉之艱涉者必丐
李公記其事而父年且六十可勑斷酒肉同乃公極樂
界遊耳大道何言言必有生遂卒距其生正德丁卯十
月五日年八十有五男子三人伯大中娶于李有子可
行次大經早卒無後次大立亦蚤卒娶于汪有子可學
女子二人長適黟學生李日華次適邑馮世望孫女三
人所適與孫所娶婦俱邑著族叟卒之日三黨鄉鄰數
十百人臨哭盡哀爲文而誄之先是邑令常公直指使
者孫公察叟行旌其門授之冠服處士一再御而已接

籬褐寬博衡門之下衍衍如也仲尼有言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觀之彖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叟
仁厚自其天性以奉神故益虔早服重積壽考且寧得
正而斃固其所也一切歸之於神儻所謂日用不知者
耶然于道無畔矣銘曰何以養生曰無每生何以事神
曰能事人生匪陳人沒亦明神而已返其眞其子猶噭
然而哭者天性之親無解於心

劉處士墓志銘

竟陵東六十里聚曰皂角市據浰水下流而三簏滄浪
別滙爲湖脅帶其左市可三千家其人士著十之一自

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農十之二賈十之八
儒百之一自豫章徙者莫盛於吉之永豐至以名其閭
而永豐莫著於劉氏劉氏之先業儒南宋時有爲侍御
史者入明七代孫純正賈楚樂市之土風因家焉有子
六人其五曰珙秀賈之餘以治農有子四人伯曰河農
與賈兼之而有儒者行以父稱東津居士君亦號少津
云母昌同産弟溺池淳繼母鍾有弟濟女弟適庠生甘
桂父卒而濟尚幼事繼母甚謹兄弟共釜而食其後食
指繁室湫隘不能容乃別置第母往來諸子家獨留君
所久淳蚤卒抱哺子應朝爲嫁其女於丘岱君之卒也

皆爲服三年如父母先是鍾疾甚君爲醫藥禳禱憂瘁
不勝鍾竟無恙君故健會溽暑之田間風襲肌歸而頭
岑岑也又強起治生產病乃革不數日遂卒母枕尸而
哭之曰天乎何不以老婦易吾兒夫繫劉氏安危者兒
也君孝友大致如此娶於張生二子長應光娶於鍾即
母黨孫次應召娶於董孝廉曆兄文學春女也君恒自
恨不爲儒以儒課二子而皆苦病不能就其業余先世
亦徙自豫章爲君同郡人先王父朝列公與君父布衣
交見君兄弟市不二價而善之余自史官出叅陝藩道
喪兩子先王父聞君有息女因令先君子委裔俾來助

遣君嘗入陝視女余爲督學使者吏有罪受笞數十君從壁隙窺大吐舌吾乃知惡之不可爲也雖然吾聞陰德可以裕後昆自今請公小寬之余婦王孺人善病以家秉授君女然君益自遠孺人重君歲時走奴婢問遺君夫婦有加禮君暴卒孺人趣助之棺余新得傅氏地距市里許卜之吉孺人告余以葬君負甲抱庚君生嘉靖辛卯十月十有八日卒萬曆戊子後六月一日年五十有八葬以庚寅正月三日銘曰謂天之胙善爲可憑而胡不遐齡不盡之福子孫是承謂而幽宅之相爲有徵而睨既寧寧而子孫施及而女慰而冥冥

吳翁墓志銘

吳翁名天敬字元誠休寧隆阜人也生嘉靖己丑八月二十二日卒萬曆己酉七月十有一日年八十有一子四人元配臨溪程萬蓄女生伯守任仲守心皆太學生副汪媼生一叔守廉季守學守任娶隆阜戴大模女繼戴沾女守心娶萬安何育女繼金元女守廉娶隆阜戴春芳女繼西山金時化女守學娶隆阜戴元秩女凡孫十有九人可章文獻可訓可諫守任出也介士可取可寬可進可遷守心出也可姜可漸可就可教可懷守廉出也可求可前可託可寄守學出也可章娶潛阜太學金

春芳女文獻娶閔口項文泮女介士娶林塘范格女可
訓娶古林黃某女繼塘千程某女可諫娶溪頭王道燦
女可取娶率口程某女可羨聘商山程某女可寬聘隆
阜太學戴某女可求聘汊口庠生程瑞星女可進聘閔
川太學畢世芳女曾孫十有九人智高智聰智大智奇
智深智永智睿智樂智慧智嘗智善智度智遠智堅智
達智周智亮智浩智煥智高娶萬安何境女智聰聘汪
干程某女智大聘浯田程某女智奇聘商山程某女女
一人適萬安太學何文耀子基孫女六人一適隆阜庠
生戴麟徵子鳳翀一適汊口程瑞星子曾孫女二人一

適隆阜太學生戴某子餘未字某年月日葬翁某所其
先世居吳田國初天祺公徙隆阜數傳爲勝宗子振熟
振熟子世騰號雲巖公世以本富至雲巖益饒舉五丈
夫子翁爲季性醇謹質直一切偶睚智故無所雜糅諸
兄經營江淮吳越間翁獨家居食指幾千歲費數千金
父老而傳翁爲政日賦食歲賦衣器具薪蔬膏火之屬
必均四時若伏臘薦寢展墓之物必虔宗姻里黨弔慶
酬往親疎隆殺之節必稱父母意所欲出不言而喻諸
兄弟子商者給資斧學者給載贄昏嫁者給財用鷄鳴
而起督臧獲力作至丙夜不休怠蓋數十年出入數十

萬而私槖不益秋毫析產不擇美惡諸兄弟化之時靡有爭五人皆齒危髮秀之老相得亡間諸子婦亦欣欣愛戴季公也里俗富人車輿衣纂錦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詭文繁繡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目躭冶由醎酺粉翠鉛紅之色陳酒行觴以夜繼日翁一尺繒好童童而不致文一勺粟飽蓬蓬而不致鑿禮足以將意樂足以宣鬱則已矣人有恒言井蛙不可語大拘于陸也夏蟲不可語氷篤於時也翁跡未嘗離里閈而周知四方之故坐而策之若所素習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而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還遺金焚負券不令人知居常好考亭先生小學曰趙韓王以論語佐人主定天下飾太平其學大矣吾以小學爲政一家是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適身之行也晚年築別館小具臺榭之致杖履日月至焉延師課子若孫事師有加禮子守廉孫文獻介士先後爲諸生素健噉無病病視聽不衰行不索扶持偶有末疾累月疾革言笑自若無一語及他夫多富多壽多男子子孫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稱之而勿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而有之世幾何人鯤鵬鷽鳩朝菌冥靈小大長短分量懸殊矣何翁之備有諸福也翁

爲兒時有日者言其終身所受享驗之皆合然翁非僻福於回所趣操固有道其大歸勤儉讓三言蔽之矣銘曰而陸沉若市南宜僚乎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俱而鋤色若顏不疑乎云樂辭顯而師董梧而富而無若知和所畏乎外可獨行內不周樓疏而年若大馬捶鉤八十而不失豪芒有道者與若南榮趨不以知愁軀而直以循斯須彼昏不知謂之朱愚而愛子若林回乎弃千金之璧負之而趨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若緩爲儒若康桑楚乎執掌爲使擁腫爲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死也生之始

走死生爲徒而其卽安於斯丘矣夫

向邑子墓志銘

蓋余于向君之沒也爲之潸然泪涕則悲先大夫云彼其食粱齧肥鮮衣怒馬四十餘年稱鄉祭酒有子爲茂才從余兄弟遊郡國守相體貌有加夫非先大夫之賜耶先大夫春秋六十有五而君加四且及抱孫德人者與德于人者有間矣受享或過不及余安能無悲乎君名大楚其先蜀人祖伏一徙邑七寶里遂以籍自占伏一生繼宗繼宗生貴貴生友明友明生聖聖生永瓊永瓊初娶于馬無子復娶于王寔生君是時父年已四十餘矣目不知書第時時舉所聞故事詔君君輒開解亡

何卒五畝之田三畝之宅以遺嫠婦孤子無儋石儲或并日而食而君任耕母任織日夜不懈亦賴有天幸逢歲比登畝或收一鍾時有奇羨矣其鄰富而暴抗睥睨君君事之謹又折節爲儉歲約田所入家所出息之獲其贏利旁畝益斥而所居在邑南中道行旅往來憩者簟食壺漿分而食之昏夜風雨叩門無不延納廡下有號寒者溫以縕火蒙以縕袍窶人子就之如歸縉紳學士盛車騎傔從而至則身擁篲罄折孅趨上食務盡其歡一昔而園蔬圂腴盡矣則取之稱貸四方客高君之義繈至輻湊里人見君多重客益重君即有紛爭君居間必釋其得過當愈于纖嗇余上世家竟陵皂角市先王父家京山仲弟季弟受室竟陵已爲竟陵諸生歲時過君不可勝計而竟陵陶郡丞王郡守父子兄弟皆以余家故遇君良厚君語及先大夫未嘗不下泣也既舉茂才其母李卒茂才慧居恒撫惓其首而嘆吾一匹夫得託于諸縉紳學士諸縉紳一顧而有餘榮學之不可以已如此矣夫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惟學爲然吾度吾務農孰與務學獲多吾少以農不足而奪學今吾農有餘兒無不足于學于是以其子從余與仲弟學而

邑司理譚公明經兩曾公給舍郝公茂宰周公皆有名
先後師事之其子因爲邑諸生明二百年向氏族甚蕃
而爲諸生自君之子始又遣其宗人子朝元同子學朝
元亦爲諸生宗人彬彬有禮容矣郡守燕李公絕愛君
之子致之郡與諸生畢等者同舍學而別駕朱公兩子
皆茂才復與遊甚昵君恒戒子吾得遊諸貴人有年諸
貴人視我不薄然吾不敢挾諸貴人有越思兒幸受知
當路慎無有所干其子奉之三年周旋郡邸中人無訾
焉君廬左數百武有橋而圮爲撤而新之夢金章黃蓋
者從橋度相揖讓已而李郡守行縣于君廬置頓君以

子故修謁郡守揖而與之言宛若夢境因號新橋志夢
云其子兩赴省試不第君子不能無望快快抱疾余以先
夫人喪還君猶力疾入邑相弔疾殆乞余以衣襚之而
執其子之手吾不及見以一命服斂我也命也夫兒勉
之矣遂卒君生嘉靖甲午七月三日卒萬曆壬寅正月
二十有六日年六十有九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四日葬
西龍岡之原與婦李同穴禮也子一名讓卽茂才女二
字里人萬世興子鎔者小婦蕭出讓初娶里人郭煌女
繼娶里人胡鈞女再繼廣陵人胡相女余仲弟之子之
母之妹也孫一景清聘茂才潘應旂女女孫二未字銘

曰孰封殖女而不見女成女無倍德從之以死事之如
生孰教誨女子而錫女令名女無遺憾生者榮死死者
若生女盧之前顧見女墓女望女盧客尚如故客亦憶
女遙酹女墓女墓余銘以好客著知余知女匪墓之諛

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碑銘

於戲此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而雲杜李某爲之銘仲
子名起綸玄言其字仕儒林郎以子祖源貴封大理評
事不稱稱仲子仲子別業慧山之麓其先世君叔長康
明王邵元倪楊唐湛李皮陸諸聞人託跡焉山起伏連
踡若九龍而當繡嶺之白石塢中爲黃公澗滙諸水注
池傍有丘若覆敦修竹灌木輔其幽深仲子顧而樂之
令吾百歲後從十君子遊地下足矣無何仲子行歌大
雪中墮池幾死久之蘇乃更名曰更生字仲長而治石
室丘中凡附於棺若槨者具矣夜忽夢老人乘白鹿過
而相勞也質明客貽之玉玦一宰官挾鹿行與夢合遂
以名丘曰玉鹿仙丘云仲子生正德丁丑四月二十日
年先矣貌光澤步趨強駛對客賦詩行酒申旦不寐以
爲常生而營丘樹之碑且丐之銘其事頗奇不佞故備
論之而復采嶺南歐水部楨伯銅梁張司馬肖父毘陵
王文學百谷所爲志若傳識于後方當嘉靖朝仲子世

父榮僖公主方書得幸齊宮秘祝之文仲子時爲公具草奏稱旨名聞諸公卿願内交仲子執政以爲秘書待詔仲子不顧也竟領滇叅軍以行士以此多之滇有那建之師其都會邑昆明軍興一切叅午並起仲子攝昆明歲所日坐堂皇諸曹吏以事次第受署大者斧斷小掠人白晝攫金市爲之罷大將軍遣財官逆而覘之瑞怒刃其臂臺司相顧愕眙將拒之以兵召仲子決笞仲子寬譬諸公無患是可口舌走耳即擁輿隸前瑞盛氣而胥之入仲子調之曰中貴故受書書堂何武也遽投刃交拜坐定問西禁事宜與大瑞五六人安否瑞卒不知所對面如赭仲子咕嗶耳語若來何爲袖出一金牌吾奉鮑公命求黔國金耳鮑大瑞握司禮篆者也仲子厲聲曰金誠有之非黔國所主即求金無詔誰敢哉瑞辟易執仲子手泣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行滇人環門如蝟無不灑然觀仲子之談笑而卻瑞者居頃之以使事過里島夷蹂躪吳越人民正營邑令王雅知仲子才舉北城而屬之曰是近賊巢非子無能折其衝仲子揣然授兵登陴更募武力鼎士潘侃夜縋而出微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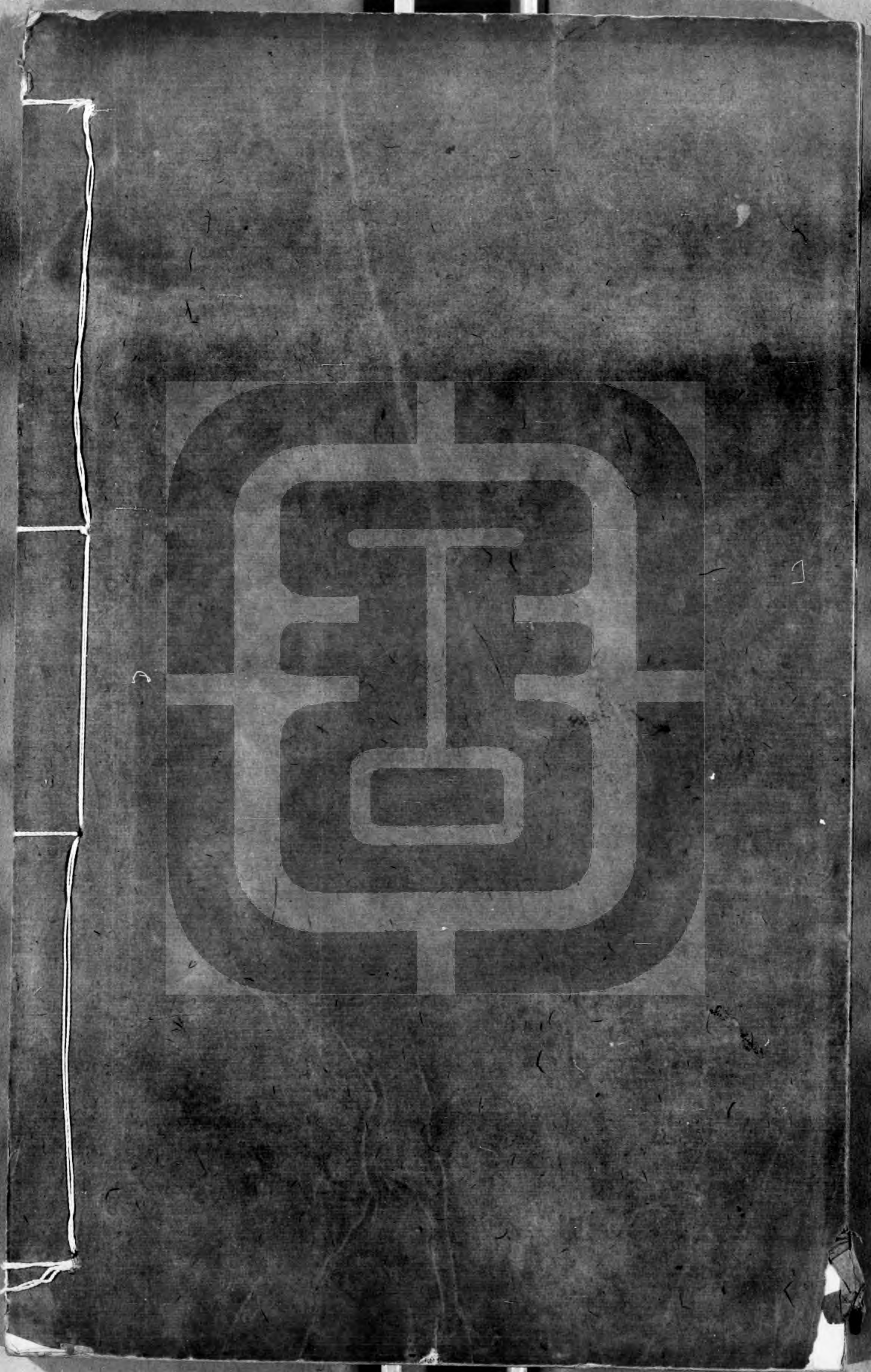
賊處搴旗與所肆尸而還賊稍卻而久雨南城崩仲子爲植巡功四日訖工賊不知也爲長梯攻城仲子麾奴產子從間道抵冒熅火發機中死者三人具藺石布渠答督戰益力諸橫海樓船別校適至賊度不可支遁去上功幕府仲子受上賞尋監州鬱林下車假行守事黑眚爲祟居人狂走叫呼失次仲子矢之城隍之神一夕晏然而陸川之寇作日勒部士步騎躬修北閭什五之法而法離次者寇突入境一鼓而殲其渠率二十許人衆噬指喙駭戒無犯鬱也大司農徵鬱丹砂仲子奏記督府曰昔葛洪南訪鮑靚靚留止羅浮實未采砂勾漏而後人踵訛襲故難未歇也不如市之辰州便督府不聽與人徒三萬蕭然煩費無所得仲子憂之偶浚井得砂二斤工甫罷于是仲子以貢砂行而心殊厭吏事矣因自免歸仲子白晳鬚髮眉而豐下大冠若箕高幘若屋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佩環玦帶櫑具劒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也則見以爲綺襦紈袴之間少鮮所更而爲吏獨以練習稱上有大獄輒行仲子考案半言出囚輒叩頭伏罪奏當精覈爲諸郡國冠所擊搏大猾財勢絕路與督學使者殷公庭爭一博士左右目攝使退仲子持愈堅殷公卒不能難馭下不鉤摭微細而小物

必稱任其所布五事陳五政議五便滇鬱至今輒之語
具集中仲子爲邑諸生爲太學生六試于有司以貲爲
郎北首燕南浮淮涉湘踰五領西度夜郎洱海踣頓道
路數萬里隨牒守儋石之祿七載則見以爲伊優取世
資若鳥獸之可豢紲而服官實才二年餘其致在游覽
兩都三輔岱宗闕里匡廬九嶷彭蠡洞庭方輿所稱名
蹟十得其半客談天台石梁之勝不告家人拏舟而去
謝鬱林年方四十橐無公家一錢而家故溫厚良田千
畝廣舍千楹圃沼臚接背山枕流得古濫觴石置泉上
激而曲引鬮尊款識多三代時物几案髹漆皆貍文女

手他帷幕器用不移而具風雨煙月之景花樹禽魚之
美置酒召客評賞嘯咏雜以彈棊格五射覆蹵踘木熈
角抵之戲佳俠函光妙麗善舞自度曲倚簫和之則見
以爲仲子好飲酒近婦人其中未必有也而海內特進
磊異之士爭委贄仲子希識面乍見卑卑磬折已而慷
慨談議自六籍諸史外天官醫卜方藥伎藝之書梵典
道籙黃冶變化導引經伸之旨名山大川道里遠近險
夷方俗纖侈戶口蕃耗土膏瘠所宜若數一二而別黑
白所著書累百萬言至老不輟筆舌足浮沈天下士而
又長情有思亹亹不休春容大篇造次迫之可得也其

行于世者應制玄言詶藻感知昆明句漏舊林諸集若干卷選明詩爲國雅圖山園爲倡和集踰五十爲知非歷若干卷楊太史皇甫司勳稱其宏富似司馬子長才情似鮑明遠又似孟襄陽韋蘇州則見以爲仲子文人內行或未醇備而渾龐朗爽不荆枳其腹先人之廬沒于豪右勞心焦思數十年而復舊物爲祠南林祀晉尚書右丞君叔而下割督亢田供伏臘事其兄提舉公白首無蠆芥六戚有疾病不諱依仲子爲命里黨窘者所需登來之也仲子配楊孺人有婦德母儀三子曰祖源祖河祖漢源有才名直史館源子本與仲子同物立以

爲庶子而字之小同本以下諸孫十有五人仲子號華又號嘯林外史其取義大歸不出丘中銘曰之生而之死之歌于斯哭于斯之死而之生之豐其碑縟其辭桑弧蓬矢四方載馳歸來乎一丘若夭魂氣則無不之造化何常海涸陵夷一坏乎茲丘疇累刼而無隳有涯者生無涯者知不忘以待盡後天而奉時噫嘻

亏于世者應制玄言詶藻感知昆明句漏舊林詩集若干卷選明詩爲國雅圖山園爲倡和集踰五十篇知非歷若干卷楊太史皇甫司勳稱其宏富似司馬子長才情似鮑明遠又似孟襄陽韋蘇州則見以爲仲子文八內行或未醇備而渾龐朗爽不荆枳其腹先人之廬沒于豪右勞心焦思數十年而復舊物爲祠南林祀晉尚書右丞君叔而下割督亢田供伏臘事其兄提舉公白首無蘧芥六戚有疾病不諱依仲子爲命里黨耆者所需登來之也仲子配楊孺人有婦德母儀三子曰祖源祖河祖漢源有才名直史館源子本與仲子同物立以爲庶子而字之小同本以下諸孫十有五人仲子號九華又號牖林外史其取義大歸不出丘中銘曰之生而之死之歌于斯哭于斯之死而之生之豐其碑縛其辭桑弧蓬矢四方載馳歸來乎一丘若天魂氣則無不之造化何常海涸陵夷一坏乎茲丘疇累劫而無壞有涯者生無涯者知不忘以待盡後天而奉時噫嘻

程